

東
維
子
文
集

四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七

會稽鐵崖楊維禎康夫著

記

小桃源記

淞隱君陳衡父氏世家在泖環之西既遺其子東西第又為園池東西地間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堂曰清暉樓曰明遠而又額其亭曰小桃源也予嘗抵桃源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隱君且舉酒屬如以記請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有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又以小云據傳者言則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事以為高而不可以入於中國

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啟亟闕其接也陽未而陰譁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小桃源之在隱居所也非物引諸八荒之外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子弟以職吾慈友也交有朋儕感黨以職吾任與媿也子孫之出任子特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志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賢者哉然而心以桃源名者張留侯非不知赤松氏之恍惚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遊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隱君亦將假之云耳隱君齒既暮而老將休矣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由以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絕俗大去已或曰松俗信仙鬼貴富家有駕海航翼風一引

至殊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七千歲果啖之而隱君弗能從
此小桃源之名於湫也併書為記

松室記

松江朱子冒於其先廬之左治讀書之室環植以松故命
室曰松今且寄所居於東山氏之西廡而未見偃蓋之植也
則命畫史圖居之松以謁于泖上曰此其之所謂松室而讀
書誦詩於其下者也願有記焉雖吾遠去其鄉得展圖攬
記將不悼其身不在松之室也予詎子冒誠何取於松豈
子受性也獨正松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厥撫乎將森
千又施之明堂大厦有棟梁之材也抑產伏神結靈寶辟
百穀而食之可以飛行如偃佺之倫乎將異時托之洒掃

使家之人識其指之在也抑要久歲月精與化通為青蛇
為赤龜以怪駭人間世乎子貢曰余孔子徒也非釋之流予
絃誦於松室之下知聖言有松之為歲寒物也如其心而不
改柯易葉也吾烏知其他雖然余幸而生文明之代知學孔氏
學而幼有得於誦余者其志堂不欲淑諸人而達天下也故
嘗夢松焉吾十八年其抑將為公也邪予冀子貢明年為六
十人更十八寒暑為太公望之齡夢松協子夢熊則吾將迎
子於海之濱江之上矣子貢莞爾曰吾與其為十八公吾寧為
主人七松至正九年十月一日記

夏氏清澗堂記

雲間義門夏景淵氏居同邑呂公之甥館其館中與曰清

潤蓋取晉人名樂衛翁塔語也予與景淵為昆弟交既得翰林院學士秦楚公書其額而遂求誌之女於市予惟物之清莫踰於水詩人曰清如玉壺冰是也器之潤莫踰於玉傳者曰溫而澤是也故皆得以比德者也當與午氏之世行者方以放濁為通居者專以揚寂為記究求時君子比德於冰之清玉之潤者鮮矣評者以樂衛當之吾嘗探其人焉誤音天下者多清談之治術而廣與王夷甫為清談首位極于台揆竟以殞瑩然承鏡之照人者吾不知其與澄胡母輔之輩相隔幾何術叔寶自幼美風神見者以為玉人中興名士雖為第一而卒無棟於名教之敗至於徙家而南再獲美妃終天厥生玉振江表比於金聲中朝者

王輔嗣

同 一寂二吾又不知

咏嘉之末曰正始音者何取正始哉二子之不能不愧德於冰
玉音類此吾客呂公仲氏家親識呂公之為人高居潔已行
無瑕類不與惡人交不與紳士游侍其坐朗然明月之照
席也可謂善清也已景淵天質純雅有大器量而不苟於小
任與之交昭然若餘醇酎可謂能潤也已以廣珮之所名之
厥居廣珮於時評而景淵氏之翁婿豈有愧也哉雖然
清莫清於不自掩其疾潤莫潤於及物之大冰之出壑潤
徹中表而瑕不自匿此其清之至也玉之在山土石草木皆
蒙清輝此其潤之大也呂公之清音知其至矣景淵氏之潤
更以其物之大者推焉則光映清門于弘且邃者非義門之
傍澤歟景淵氏曰善敢不勉諸請錄諸堂為記

賓月軒記

呂輔公之長子恒字長德常其燕處一室在居之西扁名之曰賓月嘗觴于其所遂以記請余讀堯書命羲仲之翕曰賓賓出月又曰寅饑細日以賓饑之禮之日者謹昏且之候未聞以月然在帝又告麻日月而迎送之則月亦在所賓矣吁此麻家說也非吾達士之所賓也吾達士所賓自眺蟾主人賓於景祀之上月固未受其賓也而况黃星小兒欲窺於南鵲之枝乎况苔閣塵榭欲以脂粉微之乎又况霓裳之聲帶擊鼓而欲假仙遊以即之乎是皆賓之以為主也惟庚武昌之據床劉晉陽之清嘯李騎鯨之舉杯相屬少陵之應總貂裘粗賓主之一過耳嘻賓常有也而主不常有茲數

人之後何其遇之濶如也五百餘年而賓對之交始得於
德常氏何以見遇合之難矣吾愛德常人品光霽尤愛其
為量觀深時吐章句流麗娟好吾知月之愛德常而適以
為主無短也或有朝曰德常賓月：主德常主無異情矣
而賓也有雲雨之翻覆圓缺之差池奈何德常曰爾何窺
於賓主之淺也先天不稚後天不老者非全月矣而吾神
未嘗不與之俱求吾賓者以神不以形以形賓在賓主往
主以神則吾蓋不知賓之在月而主在吾矣尚何以主客異
耶或者曰然書諸數為記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壯耳椽于海晚家居結樓滄之上蓬然若毋海水

時抵家下放目樓上百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葦耳目命曰
春水船主人垂釣于祝濯足于林酒酣輒笑歌其上家僮
數十善為越人擁楫主人之歌又自歌小海為舉足扣舷以
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籟聲與潮汐開作殷々在足
底不知船在水耶陸邪滄洲仙有駕凌風舸以激水者徒
以舸為舸而未知吾居之以不舸為舸也以為行則未嘗去
家以為居則常有行色又孰知吾舸之纜之而往負之而
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旋知之其含魚
也欲蓋而彰也嘻以為非魚則持釣竿五十年矣以為真
魚則未嘗得一魚焉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客語至
舸以為真舸則居止以為非舸則若笠之前皆漁樵推罵

之地安知吾之在樓非長槩風舸也耶今夫天一大春水
地一大船人在船不悟者實在船之外吾悟吾船獨不
在外也嘻此不可與衆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耶
而況在樓耶認吾舸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扣舷
之歌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之屋兮如船叶水涵天兮以春船
之載兮薄夫天津索吾船于津之表兮吾將與泰初而為
隣客和之曰若有人兮吾為家叶看土不住兮養空不驅泰
始我海兮鴻厖我湖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舟之徒
歟主人為汝南殷德又氏客為鐵篋道人會稽楊維禎也
至正十年三月三日記

至正八年秋崑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別業所架
石為山竅土為池層樓複館悉就規制明年中興之堂成顏曰
碧梧翠竹迺馳數百里記於友人楊維禎曰堂瞰金粟治枕湖
山樓漁庄草堂相為僕介蓋予玉山佳處之尤宏而勝者也
鴻生茂士為予記詠者多矣茲堂之志非名鉅手不以屬敢有
請予謂仲瑛愛花木治園池位置品列曰桃溪曰金粟曰菊
田曰芝室不一足矣而於中堂焉獨取梧竹非以梧竹固有
異于春妍秋馥者耶人曰梧竹靈鳳之所棲食者宜資其
形色為庭除玩吁人知梧竹之外者云耳吾觀梧之華始於
清明葉落於立秋之頃言麻者占焉是其覺之靈者在梧而
絲琴瑟之材未論也竹之於秋而不徇秋零通于春而不為

春媚貫四時而一節焉是其搵之特者在竹而邊簡望箎之
器未論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吾子淮南子為知梧
記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吾以記禮者為知竹筴則仲瑛之
取梧竹也蓋亦徵其覺之靈採之特者書以為取諸物者法
毋徒資其形色之外云也子韓子美少傅之辭曰翠竹碧梧
能妥其業者也徒取形色之外而不得其靈與特者未必
為善守仲瑛氏吳之衣冠舊族也有學而不屑於是茲堂之
建將日與賢者處談道禮義以益固其守者其不以吾言
取梧竹乎書以復仲瑛俾刻諸堂為記

槐園記

按周禮朝士畫三槐公位也槐何以取於三公哉豈其盡聶霄

炕一陰一陽之翕闢而變理之道見焉故公所多植槐齊
之君主有犯槐之樹也列公所尊異乎羣卉而不可與凡條錄
植于老農之圃者比矣故宋王祐氏手植三槐于庭朗其子
孫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且果相太宗天下謂之三
槐王氏吁槐之植私庭而遇如王氏者天下亦少矣北庭文
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門自其祖叅政忽撒公樹槐三章于居
之後死補治園亭其中名之曰槐圃文甫氏彈琴讀書或與
客觴詠必于圃之所時之與客撫其樹曰嗟乎是吾祖之手澤
也予後之人弗克負荷惟懼其敢不封植是樹如昔人之無
忘吾祖者耶客至圃者愛其人必敬其樹知其祖之持文甫
氏者遠且大也且成為之賦槐圃詩吁文甫氏能思其祖愛

其手植若是其孝於家者可知矣以其孝於家者移中于國
其光于祖者又可知也文甫方強年承叅政之澤將以六品秩
任于朝矣吾嘗交其人識其負大器且執謙而好學忽氏子
孫之為三公者豈下王氏哉異日文甫居高位畫庭槐若見爾
祖之手植也有不惕然者哉槐以人而名則國以槐而重天
下謂之三槐王氏者不屬之三槐忽氏乎惟文甫以前人之所
期天下之所望者勉之而已至正己丑九月九日記

先霽堂記

宋黃庭堅論春陵子周子之人品曰曾次洒落如先風霽月談
人物于孟軻氏後者子周子也太極通書之著異乎莊列荀
楊之撰不由師傳根極道要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由其人

品之高也擬諸形容者無他風日之光霽而已耳後世不識周子而求其人以光霽可以識其人品焉雲間任公子元朴開園池於廬之西偏蒔花竹其中而命其堂所曰先霽因友生馬琬求記于予：謂元朴之先霽其慕于周子歟抑自曾次式符于子周子歟嗚呼一歲之晝夜非無風與月也而得先霽實難今夫蓬、然而發乎噫氣掉乎無方迹之而無形聽之若有鳴谷乎若盈流乎：若行風也而先實形之不光無以見風之至祥也晶、乎行乎太極泰清乎天中轉之而不窮蝕之不而訐死而曾灰而桃、而中者是月也而霽實旌之不霽無以見月之至白也風之光月之霽蓋神之至秀而時良也已勝人韻士韶暢高明洒然凡塵之表者不似之乎吾於是

感矣風月光霽少而翳冥多也人光霽少而幽陰多也世代光
霽少而屯否多也元朴光霽猶取諸造物之多得之心而應之
境誦詩讀書暇而彈琴握槊與客觴咏以為樂而不知世間
萬物百倅然而不適其情者嘻風日在世出也而堂獨以光霽
所之是雖悔冥陰兩相尋于無窮而吾未嘗一日不光霽也吁夫
人而似乎元朴也子周子不足慕而已世道之否者乎可以復泰乎
聲明之盛于古也客聞吾言有善而為之歌者曰有光雖風
有霽雖月哉思其人憂心愷、既見其人我心在悅又歌曰光
之風兮英、霽之月兮庚、風與翔兮月與萌君子之心既清且
明君子之樂式和且乎繫乎任子莫之與京

華亭南去五十里為胥浦。之東有隱君子居焉曰倪益齋。氏吾嘗聞其人而不及見之。今年予至胥浦而其人已隔世。見其二子皆孝睦。其家孫曰權者尤多才賢而善接師友。權之舍客次曰雙清軒。以余為右客常禮予。以額席予亦時領。客造其所不問主在無一也。權與父伯玉君間予至急治茗具茗餘繼觴詠已而相與抱琴至雙清所。當秋月正中八窗夜。日游塵不興草樹可數。為予援琴三鼓始以長清短清中之。以御風騎氣其聲泃泃如泉走絕壑如浮雲行太空如珩瑤相觸于升降揖遜之頃疾徐高下靡不中節。蓋月在琴得月而愈清。軒之名雙清非此耶。權既與客賡唱雙清詩而又屬余記。余愛權之賢其有志于樂道者歟。惟樂道者而後忘世俗。

之樂故其心洒然與迹俱清不徒琴與月遭而後得清也世
之層臺複館貯粉黛芘筍與淫朋狎伴為留連荒亡沉溺
而不悟者彼豈知天地之氣之清有託於物而於者乎而倪氏容
膝之室無錫罍丹漆之麗其中惟經史圖書一二古鼎彝品四
而已方其適於清也衆喧俱息百慮清方寸之間湛然無世間
一物之異此非誠于樂道者能之乎不然吾思權之清也當琴與
月遭則暫之於月落琴移之際則失之譬之泉焉渴飲而甘之
而不能不為醇酌之奪於異日也可不思哉權起謝曰權或
叛先生之教有如月舉酒屬客而自為之歌曰氣之清兮魄
之陰氣之清兮絃之琴維軒有日清明實臨維軒有琴和樂
并淫我歌雙清實獲我心併錄之以為記

邵氏有竹居記

松地隸古揚城厥土卑濕沮洳自為決水注之海然後民與
艸木得休養生息其土性竅宜竹禹貢所謂篠簜既敷可徵
也去松之南六里所有邱曰同安仲謙邵氏居焉邵氏自靜山
君由伊雖徙湖長興復自長興徙茲邑仲謙即先廬斥而大
之左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居翰林承旨張公夢臣嘗為
大書其居太常胡公古為既為賦詩復介吾友呂輔之請記
於余曰竹之為物詠於詩有切磋琢磨之喻載於禮有釋曰
增美之喻竹蓋異於凡卉草木矣晉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宋蘇軾亦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也非竹之比德君
子又何以能有於人哉今仲謙氏居有竹亦知有得於竹而

竹為我之有乎若其居有竹而吾不能以有竹也問其所有輒
謾言曰吾吟竹風擊珊瑚也吾掃竹月披琅玕也雲烟冰雪
蔽虧刻無不全於竹也好事者來引之竹所彈琴詠詩或觴
酒以為樂吁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之也今夫虛中抱道之
心貞標絕俗竹之性獨建而不拔竹之木離立而不軋竹之羽
四時寒暑不改柯易葉又甚恒也聲中律呂協鳳凰之將
鳴又具德音也啼而斑泣而萌動夫豎人孝子之思是又其應
物之重也故君子有取於竹而必將有其有也仲謙之得竹如
此斯能有竹之有也不然吾懼仲謙氏居曰有竹之不為其有也
雖渭川千畝之富徒異千戶侯等云爾竹何有於居又何有
於竹哉吾問輔之氏稱仲謙好德君子也仲謙其克有其

竹不仗在居之云也審矣尚以吾言勉之

聚桂軒記

秀在宋為文物之邦至今士多興於學處廬者亦類皆鴻生
碩彥由是廬之坊有曰聚桂者而趙某氏世居焉其子覲尤
知尚文墨氏蚤歲尊師取友學經史談道義不聞寒暑且
題其借業之所曰聚桂軒之前植桂成行當秋清月高花
爛熳發與客觴咏其下悠然與桂相忘若友然特制杜公本既
為書其顏而又因司令濮樂聞氏來見且以記請予惟春而榮
秋而悴者木皆然獨桂貫四時一致不媚於春不悴於秋月窟清
寒其根托焉風霜高潔其英發焉豈非卉之仙者乎宜君
子之比德於桂者衆也古者以桂喻君子如淮南山之詞

蓋傷賢者不得所而招之無隱者也晉郤詵對武帝曰臣射
策為天下第一獨桂林一枝則高又曰標榜而志於不隱者
也余未暇論天下士即秀一郡在宋則有莫氏五桂者以一
門皆五子皆明經擢第天子賜其親以紫衣金節之華故人
比燕山之實我朝設科取士則有若黃氏玘父子俞氏鎮
兄弟洎蔡氏景行陳氏允文鮑氏陸氏景龍徐氏達道歲
登賢書皆桂林之選也繼諸君而來者殆未已焉覲固於
諸君之文讀而知之或請業而師之已他日偕計吏上春官
對策大廷天子賜覲進士第覲將為桂之顯者追榮莫氏以先
欲士子之聲豈得為山之陽乎聚桂會方作於樂陶氏余
嘗主評裁而士之與是會者人固以欲之桂倚之矣覲其可

以桂自隱哉余故記聚桂不惟勗觀且以勗其同門同去者云

桐香室記

秀漢氏某府君居濮洋之桐鄉始居成聚已而成市其土廣而墳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美箭舊說有梧桐盛大鳳皇常集其上故鄉以名余弱冠時游者嘗識濮氏樂間公之折節下士尤切之教子弟不遠千里而聘名師其子仲溫好學不勸題其脩業之所曰桐香又取詩人李長吉語以名也後余在吳無有為典市官者相質劑夜則歸誦書石鞮且嘗道書於余道其所志欲請業焉則知為仲溫余雅其人生紈綺家且既仕而又志學若此非賢者能之乎已而仲溫棄官還

家尊師取友以卒其業者余在雲間仲溫又介余友鮑君
仲孚招徠予公觴余知止堂上仲溫退侍余桐香室中相與
榜讎經籍商論文墨為事濱別請室記者離騷子著書天
下香草以比有德之君子傷香草之愛而不芳者有以而未聞
以桐蓋卉之弗靈於性者不穠於色則烈於香不烈於香則
厚於實而已耳惟桐性靈花之拆葉落之占麻者以之而其
枝之所傾有以集鳳凰材之所取又有以中琴瑟詩人者以
香屬之殆不可與凡卉之臭味同議矣故曰桐之香鳳之侍
也嘻桐之香鳳之集德香而爵祿聚理之所必至者仲溫
植其德以植桐然自拱把之日無牛羊斤斧之脫勢不至
于宵蔽日不止也根益深蔭益大香益遠吾見仲溫膺爵

祿也 天子賜進士第起身以顯揚其親以展布其平日師
友之學可計日而候已故余樂為記桐香使人知桐香非豈為
待鳳之其實濮氏之德之符也繫之辭曰梧相生矣在濮之陽
桐之香只繫鳳之翔繫鳳之翔維君子之鄉梧桐培只在濮之
陰桐之香只伊德之符伊德之符維君子之居

明誠齋記

淞之南五十里其中水曰大泖水清而土墳環而居者多聞
家著族歲治土田給貢賦外不遠千里聘多師教子弟最者
曰朱陳邵呂有曰五叔者蓋邵氏之圭子弟也予嘗聞武叔
兄父伯高爽而好學一時功天樂與之游不知又有武叔競爽焉
武叔事父兄各極其道事師尤不遺於禮且聞脩業之所進

曰明誠蓋以暇日誦書史其中所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必
此焉浙息而聲色狗馬之好一不以經意鄉之先達無不器許
之間從外舅倪伯玉君來見且請言以著明誠余喜松子弟多
嗜學而邵氏余不無言取然極其至而論則聖人之道一誠也
天地之運一誠也天地一息不誠天地之運歟聖人道一日不誠
聖人之道消聖法賢天法聖明此爾誠者誠此爾聖而無不
明孔子之徒是也賢明而無不誠顏曾之徒是也明則知識則
行也易曰知至之所與幾也非明之始事乎知終之所與
存義非誠之終事乎譬諸偏鄙者必知道所由陸隸太行所
水航滄汝不或於天下之勞峻斷港以後星行夜宿積日累月
斲于達而後止此非明誠始終之教歟故明誠之功極于天地

位萬物育聖人之道于是焉與造化同流於乎至矣武州即予
說以合中庸之論而用力焉余他日完子所成以徵子學之不自
欺者的不予妄也大師道而光祖德者不在武叔之祖為翠
岩老人者余所愛敬也其師東岡先生余所友也武叔歸而
質之以為何如

漢居琴樂軒記

古樂器所在惟琴瑟琴蓋古聖人有道之器而至樂存焉故
顏淵得聖人之道而託之琴也陶潛得聖人之趣亦託琴也
師曠嵇康阮瞻之徒非不工於今藝而已耳道也趣也其樂
內也聲有可也無可也藝者其樂外也聲不得而無哉松
陵曹某氏闢室一所前俯六溪暇日鼓琴於其口題曰漢居琴

樂間從陞有經氏來謁記予惟琴雖古樂今之琴絕與古反矣
古人樂於內今之樂於外也善琴者有倚蘭白鶴離鸞舞
鶴御風騎古操之製也不知古操之製古道之所託也今之
紉袴小生并珥婦女以芳為學者往務為斷聲以悅今耳是
列雅於鄭衛之音何有乎古聖人之至樂哉予嘗聽氏琴也
曹氏獨好純古淡泊之音寬於內好足以矜焦袁湮懣之
疾則於顏之道陶之趣其得否未外知然非樂於聲紉袴
小生并珥婦女者比也不樂於聲則於樂道似矣抑吾聞
伯牙氏之學於連成是也置之絕島之間觀風水之瀨洞山林之
香鳥悲獸號之慘情一移而琴遂最天下曹氏之居溪上也
流水終日瀟瀟鳴階除聞若金石交作而清奏鈞韶也高陵

大埤烟雲賡鶯在白戶外其朝夕之變不同也即物象之變而寫之於琴音知其符連成子之教矣吁是道也豈紙袴小兒弄珥婦女以吟標攫解習於工師之樂學以為樂者哉子它日擘舟過溪上聽太古之音以見聖人於穆然頎然之間尚當為汝賦其樂云

桂隱記

至正九年春予赴璜溪呂氏塾之賓塾與其仲氏德昭甫隣德昭甫闢居室之西偏植桂數十本顏之曰桂隱嘗觴于桂隱所因求記余謂山林之士托草木之芳以隱者多矣或以菊或以蒲或以瓜或以松或以竹以梅以橘以李以槐者不足也而已桂託隱者鮮聞德昭甫其亦有慕於劉安氏之

小山者乎安輕國位典山澤之儒游八公之徒為賦小山之詞
其招隱有曰山氣籠窈石嵯峨溪谷蘄岩冰增波猿狖群
嘯虎豹嘯攀援桂板聊淹留知桂之所記在巖谷斗僻之地
是以為君子隱所也今德昭甫之居無石之嵯谷之崑猿狖群
居而虎豹曹也桂之列在庭其途人所見且引好事人抵其
所得為小山之詞之隱乎德昭曰吾取桂以德不取桂以地
故曰桂因地生不因地桂且桂月窟之產也兔公蹉母之所託
以為隱者固非人間世人之所得有間有在人間世者不幸為
墨卿詞客資之為洪科取祿計遂名為科籍豈桂本志哉
歌隱于小山者必于桂是言蓋知桂者無如小山矣桂不以
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無信而改德易行也吾有志於桂如

是何暇計隱之山不山也哉抑予聞小山之詞招隱耳非有
隱也德昭甫尊德樂義雖老而好學不能吾見中朝之士方
有讀騷歌而招德昭者德昭其德得 隱於桂乎是年九月

十日記

水南軒記

家華亭長泖之陽其里曰胥浦世以孝友之行修于家而

義方教子弟者曰睦宗敬氏即其居之偏而顏之水南者
則其彥功燕處之地也陸氏自吳吳侯選開迹華亭大司馬
抗有平國功二子曰機曰雲又以文章著稱於世且姓其小字於
山川故子孫氏至今十有餘年猶魁然以人門為淞聞族士
衡之詩曰髣髴谷水易谷水即長泖也蓋其生之所樂

去之異鄉而不忘歸志不遂卒有感於華身之清也嘻
谷水不遷亭鶴自語里人至今思而悲之今彥功有先之
序在谷易而名其軒曰水南上有垂白之親下有無祿之童
有賢師良黨之際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
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倚於高山流水之外同志相遇索其人
於水之南相與南道名理為事此豈紈袴少年之情哉可以
稱二陸之鄉之賢俊氏賢彥功賞隨其師黃公子謁余璜
溪其識其人高朗有雅量吾已喜其為陸氏佳子弟矧又
成之以賢師反之學抑余宗敬有才而不得完於高年其
報在子孫彥功當有以顯其先矣嘻綿華事之世澤補遐
祖之初志其又不在彥功乎彥功以余言勉之而已

耕閒堂記

予嘗評閒矣有仕而閒有耕而閒有游於仕農之外而閒游於仕農之外者其閒不容於先王之世吾置而勿論也若既仕而閒者事若優而情或有未知則閒亦謾爾惟耕有餘力而後閒迹若苦而情優非世俗之閒有所矯激而後得者比已雲間倪仲玉氏不仕而歸農名其所居堂為耕閒農之暇難肥承蕃家所釀谷作春輔會不閱月而熟仲玉作輔會必與親戚故舊而作堂工極夫琴歌笑咏之樂而後止胸中廓然無一物之留戶內外熙熙然無一世故之撓非吾所謂迹若苦而情至優非世俗之閒有所矯激而後得者耶仲玉且自記曰吾祖從御史大夫其亦農耳其勞至帶經而鋤計

其閒不如吾之耕餘及其耕而仕也閒益不得假吾之閒不
廢於耕而經亦不廢於吾子孫吾非太平之幸民先德之慶
齋歟余客呂氏壑而仲玉之室為余塾南隣且嘗與觴豆
堂上遂以記請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穀我士
女余亦將休矣買田三頃上與子孫為耕耦暇則與子孫拊
楮相擊土鼓以祀先嗇之祖而且有用式穀吾之士女也豈非
甫田詩人之樂哉爾祖得失吾又何議仲玉喜而起自歌
曰仕而閒其志煩其情難其清而閒其志安其體胖乎吁嗟
閒光子吾豈以耕之寬易仕之慳乎

舊時月色軒記

松陵陸子敬氏吳大族也宋景咸閒子敬之先嘗築候光

堂於分湖之北壘石為山樹梅成林日與魁人碩彥觴咏為樂
沒百餘年而子敬克守其業又葺所居之軒名之曰舊時月
色取姜白石詞語也書來以此記請予惟古今人輩生幾滅古
今日幾圓幾缺人有古今之殊而月未始有古今也月與天地
一無窮之運亘萬古獨一日也今人不與月存則謂人舊而
月新月不與人生則又謂月舊而人新也白石為范石湖氏
氏出任于朝歸老于家也時異事改求昔日之所見者惟月
在梅耳持酒相對恍如遇故人於數十年後豈不有舊月之
感哉子敬是之不忘其先見月於梅如見其先宜其同一感
也然草木以時計閱歲而一新舊也堂池以歲計閱世而一
新舊也月一古之而無被故體有盈虛而卒莫之消長時有

升降而卒莫之始終也豈一草一木一池臺之新舊而得為
月之轉舊乎雖然天地一物也月一天地一物也其生無死蓋
亦有數焉朔而載明于西晦而終魄于東此月之生死候
一旦暮耳先天而生明之根後天而及魄之極此月之一大生
死亦一旦暮而善觀月之生死可以知屈伸之義矣吁是豈石
湖氏觚墨之客所能言哉異時予將泝三江過垂虹訪子
敬之所居呼酒酌東軒上歌長庚之詩以問月自亥黃判
而月生者今幾年以今人而能存古月者復幾何人君當酌
月而壽我、國中舊客也

東阿所記

按隴西志東阿谷在醉仙山隱者所棲也氣清境勝草木

繁蕪此少陵杜氏屢見于歌咏而不厭也其詩有曰船人近
相報但恐夫桃花陵蓋此其景比之桃源矣松之南里曰瑣
溪之上馮生濟世家馮生於廬之東又治讀書室顏之曰
東阿夫東阿去秦地數百里而生以治之名者取景同不取
地同也地有水竹之美在瑣之東隩軒又東嚮謂之東阿
固宜當夫朝陽方升萬景焜耀鳴雞在樹嗟然白鵝蒼
鷺與文勅鳥在水者泛然陽陂打蔬者數十品瘦地少
粟者五種熟高人逸士時過其所詬祖更叫鷺東西村如
隔島外也未知居東阿數十家者比生何若哉昔少陵氏
之詠東阿非寶居也使少陵實從東阿遭世全然之時又
無任官東西之榮優游焉誦詩讀書於阿之所暇則杖策

溪上觀片雲雙鳥其悠然自得蓋與東阿之詩人同一遠
意而非衆人之所能測識矣夫彈絲有得不必琴臺流觴
有不必蘭諸東阿有隱者之東又何曰醉仙之谷哉書諸解
為記又為賦詩曰問君讀書所我所在東阿東阿何所有水
竹蔭陂陀鶯羽飛雉長頭鳴鴛鴦離：原上颺濯：池中
荷枕日源在人世豈必在陽山阿今日有良會同志式相過
我園中蔬具酒旨且多請君考吾槃和我軒中歌

中山堂記

秀澤國也出郭無山許可久氏居城東門外顧書其堂楮
於中山介予友陳德初見予舍次且請記惟洛為地中而嵩
山天下之中山也可久家去洛凡幾何里隔嵩凡幾何山鳥

賭太室少室三十六之拳乎可久曰吾家許由君實隱中
山繇龍門南有高山丈四絕諸峯下立如引頸仰其之高
者至今字之曰許云孔子生魯稱殷人太公仕周不忘乎營
丘重本也吾不居洛而稱洛中山豈徒慕中山也哉嗚呼重
本若可久氏者可已雖然吾嘗病君家許由君悻然獨潔
其歸不肯入堯舜之道非盛時所望也吾聞天地扶輿英淑
之氣聚于中州而州中之山惟嵩當之王治將興嵩必為降
社生英佐故詩人歌之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
生甫及甲中之利于時若此可久追本山中其徒尚夫遂歟
抑有以應詩人之歌歟是為記

遂初堂記

構李東去六十里為鸚湖又航湖而南六七里為趙君初心之家居故宗正子姓也嘗以令選異等過知天麻大臣涼國公轉官至羅、斯、白、宣、慰、都、事循是而往職高據要可計日待君顧自畫之行年六十而以老自休稱為園池樹堂其中曰遂初因余反劉漢傑請記余既高君之尚遂弗辭人心之良莫良於其初而有不能良者蝕其初焉耳故君子論心恒尚初雖既老而貴乎遂也晉孫興公負一省清名嘗自賦遂初詩弗克遂強預家國事取專政者嫌薄君年六十六未致事一旦若悞五十九之非執政者方侍用之而君且休矣精神思慮卷為也有視存利祿若涕唾盡分白四子而家督者受政君勝自挾侍者數人與鄉之官而歸往還扁

舟間好事者時載酒戶外君握手堂上說舊時典故辨古
先明理羅甚慷慨激烈發為歌詩比之晉士取人嫌薄而訖
不遂初蓋異日也道且其言曰堂之築固以休于老而遂吾
初而吾初之遂者實將以竟吾母夫人之驀奈何堂成而母
逝矣今吾若顓堂以居而不吾知心之恒有母也嗟乎與生
俱生者愛親之仁而初心之至也又未知晉士之初有是不也
是可記也又從而歌之鷓之湖兮清且腴溉我田疇兮鳥
鹵為禽出有航兮食有魚歸歟歸歟我親我娛親雖逝兮
我心在廬遂吾遂兮我心之初遂兮烏知其餘

晚軒記

秀有芋水世家為威秉肅以晚自命所居之軒早予曰某

之名軒非其以等水宜晚之景也其不幸幼為膏粱兒童
不幸早孤以冠齒當家督里中豪少我弱我攻取者四面
至而學日與家落孔子謂三十而立今踰去其年而吾未
知有立也不其晚乎故名以自傲幸先生有以教我夫物晚
於早而固於晚脆則薄固則厚物之理也人之成器何獨
不然故老氏有言大器晚成名言也子不觀夫藜藿與楸
栝豫章乎藜藿之生煥然一日拔數寸而其材不可以為
榱椳栭豫章長麻七年而後一覺而其用可舟楫梁棟
連成者其功若晚成者其功大其象已乎誠有志於器之
成也何嫌於晚乎余交秉肅氏得詳其性行才質皆晚
之器世之士多尚神和而秉肅獨以介尚巧言詔行而秉

秉肅獨以直尚險奔而乃竟而秉肅獨以夷以潔也是得
晚之道也然彼以速為功者足高於連嶮到埒之間峻躋
而極諱自謂高鳥快駿不能躡不知足一躓則育妄植墮
顛隕於陷穽而不知有援而救之者則其為速莫晚甚焉
余之進若晚而他日功成名立託為大器則彼之速者莫
我追也已子以余言勉之余未老且將卜隣芋水上尚及
見子之成於晚也

顧氏永思家舍記

襄陽顧必有之六世祖宋大八將府君某與其曾大父興
龍府君某大父檢閱府君某暨傍親墓林在越諸暨花山
鄉之文山至正六年夏四月辛酉必有又葬其妣孫夫人

于域次既奠作室於墓左之南若干步以奉先世及妣孫
夫人神主俾邑人何壽者序之凡春秋祭祀冢舍之政皆
有著武室大小凡五間既成名之曰永思冢余蓋取諸下
武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也而又因吳興沈自誠氏見于
吳門特記惟孝之為義大矣為人子者生蓋其愛敬死蓋
其哀戚可謂孝矣然親在則禮與親設則哀戚之情、遠
而日忘者人常也非資如大舜為純孝之至則不能終其
身而慕焉故君子設教懼其久而或忘也為墓之郊而封
楫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忘而悲哀之所以致其思
思存則親雖遠其能忘乎或曰墓祭之禮君子所弗于也予
惟謂親之乎澤口氣在器物者尚能動其思慕致其哀戚而

不忍用也况冢墓親之體鬼所在乎升高而望松楸下丘隴而行虛墓之間榛棘凄然霜露昔降君子於此其有不戚然遭其思者乎思之永則親之沒雖百歲之久猶一日也吾聞顧君者親喪不忘常廬居於冢側會有四方之事又治精舍以守之可謂永墓之至者其先有永慕亭在墓下思敬亭在墓南八十步皆為余享所歲久傾圮舍今名永思蓋亦無忘先亭而緘其義者歟嗚呼顧氏子孫雖遠去墳墓敬處于四方也然於其親色未嘗絕乎目也聲未嘗絕乎耳也志意嗜欲未嘗忘乎心也其於永思之義庶幾其無忝已是為記

思亭記

姑胥王斌氏早孤事其母實謹甚為無錫州屬吏迎其母

就養每雞鳴起溫言色朝其母始出夕復夕母躬上食母和
史事斌白所行善母說即不善母為減眠食斌母體順其行
事益畏恭母病斌即給體服不解衣曉待藥食母沒斌執喪
哀慟骨立吳俗葬其親以火斌惻然追傷其父不及齋其窆
黃腸其棺葬母閭門外之原復築亭原上名曰思服踰祥酒
哀哀泣如始喪且跣來乞余以記其所不忘者余謂后山陳氏
嘗記甄君之思矣雖然陳以目視其心之思推其戒於不肖者
異思時為庸人言之爾君子者不然霜露既降君子履而
愴焉雨露既降君子履而惕焉思其親居處思其親笑語
又恐其親所嗜所樂思其存則著存之至若將見之此君
于無時而無其親者也無時而無其親雖親在九土不在九

土故思非物自外至者根中出者根中出不在登高而望松
梓下丘隴以行虛墓而後有之也夫物之係於見不見者存
亡以目而存不係於見而不見者其惟志乎嗚呼此君子之孝
思也斌事親有至性又志乎學古者其於君子之孝思庶矣
若曰見亭始思亭云則思去思不能存終勤以慎行夫身以
圖榮其親豈君子望於其親君子望於斌乎斌起拜言曰
斌不肖敢不恭敬先生教以終君子之孝云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七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八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局四明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筆而書一閣筆而思者二捩髭者二擁鼻者一背胡床而面仰空者一非遊心於懈谷君山則湘水之斑淇澳之漪者歟按史七人者魏國嵇康河南山濤琅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向秀沛國劉伶也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嘗約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者十年粗稱得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為忠直戎

徒苦論談於子房季禮之間搃鼎司而惟務苟媚及醫亂
乃欲慕蘧伯玉之為人至於握牙籌鑽李核其鄙有不足
言者他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之洛為時主所機伶專以酒
為務酒德之頌乃其失德之自著也咸又縱情越禮有不
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氣豪而不免東市之及海內之士無
不痛之籍廣武之嘆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
有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德時行志顧未知其究者何
如耳然吾又悲夫典午氏之養賢不在朝而在林也夫國無
仁賢則國空典午氏之國不亦虛矣乎而後世又使李孔
韓裴之徒相與跡其遺於竹林之後其果竹之而樂見者
歟賢之而樂聞者歟嘻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誌

聽雪齋記

金華戴君良過睦謁余官次明旦復持卷來曰良所齋室
鄉先生柳道傳公嘗書聽雪以顏之未得記而公卒且令良
有請於吾子幸吾子賜之言子重違柳公契濶意而且喜良
之切於雪為之言曰雪一也聽有不一焉僵而聽卧戶之士
竊而聽被錢之夫業而聽又甕牖之儒蓬廬之漁耳戴君
氣盛志廣而才甚長見時顯貴人咸喜而與之進出鄉遊
通都且將北上京國有風雲之會而於雪也奚能效前所陳
者聽邪抑聽雪以聲固不如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
夫雪也出玄而生白似化藏於密而散彌六合似道將集而霰
先為似幾陰澗而合見暘而消似時匿瑕蔽疾似量無論

穿卑夷險一稱物以施狀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戴
君反之在己不在雪也則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然
吾懼之所聽者卧戶之飢士被錢之戍夫墮之窮儒蓬之
寒漁而已耳何取柳先生之屬於雪者哉君起謝曰良固
知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吾子之教也五泐之麓敞廬在
焉遊將歸矣請書為記

蔣氏凝碧軒記

吳興蔣君廷實屏居大湖之陽築室數楹開小軒為游息之
所軒數翠竹之林：外湖水棠帶湖上之勝於是為最遂
以水竹故名軒曰凝碧徵余記余謂水之為物止而通竹之
為物虛以直惟有德者肯之君為吳興望族不以賞為樂而

隱於寂寞之濱如野夫田叟更種竹千个列于讀書之軒
軒外日見鷓鴣子所游三萬六千頃之嶽茫仰觀湖中山
七十二峯之秀風飄沙鳥雲烟變態集為一几案之具而
君潮游於此夕息於此水竹之姿凝於一碧者蓋野夫田叟
不足以知之而盡在君之肺腑矣其見於筆墨為詩為畫
者一凝碧之所發也雖然凝碧之樂於耳目者淺也吾意
蔣君之所慕者凝碧之所性也方其開軒見湖與天上下
萬頃一碧撓之不濁澄之不清甚而流注之潤綿亘三洲于
數百里外其及物之澤不可莫也矣君子體之止而通者
不於是而得乎坐軒而對竹本固未茂貫四時而不改柯
易節千仞而回不撓君子用之虛而能直者不於是而

得之乎吾嘗過軒所爰君年方妙而好學弗勑軒中左右
陳列皆古今書又日與士大夫切劘講肆周旋於水竹
之間據幽發粹是直行益高道益茂既宏乎其內必揚乎
其外吾懼其間居之樂不果於凝之地矣若夫留連光景
於几席之間放肆詩酒於禮法之外則非予之所望於蔣
者也

石林茅屋記

維揚劉士衡有宅區在井邑之中而扁其燕處之室曰石
林茅屋客抵其所咸訝其矯誣曾無異乎索車水中求魚
末也士衡則曰吾井邑其居山林其心也太原趙子期既為
作小篆書其額而又因武夷蔣思文來吳求志於予：謂

世之人於可欲所在未嘗不奔而遂、而得或至決性命而
從厭正山林枯寂非哉之在擬之弗去非心遊於造物之外者
不能取人之所不取也士衡宅市井爭奪之場而獨取人
之不取於爭奪之外叮若士衡者豈誠市井之人哉予士
衡之遊心將以誘夫見欲而未化者也夫石林茅屋在大
山硎谷之所其去士衡之居計其道里之勞莫知其若干
舍也而士衡以一遊心得之若身倚枯林首戴斷茨不知華
吾堂者為金碧朱紫遠吾亭池者為珍木異卉也嘻使移
是心於玉山珠海則玉山珠海入吾帟移是心於玉堂金馬
則玉堂金馬列吾舍是揭鑑松紫開谷納聽之象也而士
之能悟士衡之悟者或寡矣故予重言也使見欲而未化者

知天下之尤松足以易吾之境者皆士衡之石林茅舍也書其言
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蒼筠亭記

毗陵路義道西鄉選司積史于姑蘇會府年勞滿而因家
焉舍東築亭為宴游所亭前樹竹數十挺蒼翠几按脩
然林下風也吳興趙雍為書蒼筠名其顏義道屢觴于亭
之所遂徵記余謂竹之為物草木耳然有異於艸木登聖賢
之經傳者其德也故詠於詩者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此衛之詩人以竹之色興武公切磋之德也記
於禮者曰如竹箭之外之德也竹之見於詩禮者如此則古之
君子取於竹者有在矣世之取於竹者異乎君子之取宜玩

物之私爾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是也甚至道落世事茂葉
禮法相與沈湎景先以為曠達是竹七賢於人、覆累乎竹
也吁竹之所見如此世道之 幸抑甚矣今義道之取於竹
也抑取詩禮之所取者歟抑徒聚其七賢六逸之逸游者
歟吾聞義道自其祖以來三世以詩禮傳其家義道方
延海內師以訓其子於是亭也左右國史客至相與談道
義顧瞻筠之蒼然者出於條蘓榮瘁之外不啻若反然
則知其取於竹者在詩禮之所記錄而詠歌者諗矣凡今
之人一庭一戶有取於竹者皆如義道焉其不為世道之
幸乎哉書諸亭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李氏全歸菴記

昆易李靖氏氏既葬其考蒙齊公于廩山先塋之附其家
舍曰全歸蓋取公垂終語以名縛石且既銘顧全歸未有
記者以之屬予曰吾子辱與某友慈幸而畀之言不唯其不
肖孤之光先子有之將不憚其齡不六十也予唯曾子之言
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又曰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然其全有二焉全體也性行也性行弗全
而謂體全其全弗當也曾子之啓手足全也而慎五孝以恐
乎慮辱其身哉及其親者全之至也按銘者言公生宋末年
十三丁改物之會不幸大軍掠之以北遂為帥者偉元氏家
兒服其中裳習其語言文字越七年始獲南旋而母夫人
逝矣公泣血追服葬祭皆如禮甚又十年朝廷開國字學

諸郡公以通國字首為本郡學教授居官六年記試經之
史譯實勅於公書上吏部將改調而公無任志且尋隱
竹林期盡其餘齡屬纊不亂語諸子不及家事惟誦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曰全吾生以歸之期從先人於九
京也公之始末如此或者病其出與處迂行於性乖謂之全
果合子輿氏之訓乎余曰有孝幸不幸父母俱存室家胥
慶服勤以終養不服闇不臨危以保其遺體此人子之至愿
及變故粹至不獲保有其身而隔截其親此人子之不幸也
丁膚身樂正子之不幸丁創足也公之不幸曾何傷於孝乎
追服奠祭之盡其禮曾何慚於性之全乎君子道貫精粗
行周隱顯公之史譯成而身退任止久速之各適其可也

又何慚於行之全乎若是則公之奉身兢、獲歸全於地下
從先人者非徒以全體為幸也矣靖民聞言起再拜曰吾
先子之全歸徵斯文幾不免又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不肖孤敢不重幸請勒諸石為尚有以做吾後之
全世：無忝云至正八年九月己未記

張氏瑞蘭記

蘭王者香也其生或與神明通晉羅威家其庭或生蘭史
因以為德行之感然則蘭不期而生自生者非偶然也必
矣吳人張雲景氏葬其親於武丘靈壽岡之原軒州治壙
見業蘭一種獨秀於荒莖茅棘之間實青烏氏點穴之所
也亦豈非孝感所及天有以假之為牛眠馬踏之兆耶蓋吳

中土風無論貴賤家親死悉棄於火夫火尸乃三代治惡
逆之罪以示陵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吳之人子舉惡逆之
刑以待其親而曾無天誠之痛耶景雲氏獨能痛其親拔
去惡習營善地以藏其親躬負土成墳廬墓者三月而不
忍去其情有不合於天者耶宜天有以托諸草木以表之
也父老謂余曰蘇之有蘭皆市之於他所靈巖天平雖名山
皆無蘭茁其中雖植之不生也信其言則景雲氏得蘭
於藏親之地其為孝感之符也信矣哉其友從倫圖其蘭
于卷又請余記於是乎書至正八年四月四日

怡雲山房記有詩

山中雲閒物也而未始閒也自其閒而觀之則貞白子之所

謂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是已自其不閑者觀之則
釋子萬之所謂雲去作霖而不似老僧閑者是已昆易魯
倫甫居有東山之勝自其王父糧料院公為園池甲其里東
山之雲英：然被林壑者倫甫又取而為几案之物其怡然
自悅不翅世之所樂乎金玉朱紫婦女狗馬之有乎其前者
也於是自命其山房曰怡雲而謁記於余余固未知魯甫氏
之雲其貞白子之所云者乎釋子萬之所云者乎魯甫氏曰
範也聞物之有性太極也物之有動靜陰陽也而其徵莫
顯於雲惟雲根於極也故其體有消滅有斂散也而互動
靜乎陰陽故其神用有膚寸之合不崇朝之雨也儋崖之
人以儲芋生熟識週歲流求之人以月生死識晦朔取於物

者粗爾余以雲之根識極動靜識陰陽則余之怡然有得者豈徒積金山中宰相之為怡者哉予聞其言而知魯甫氏之聞道於雲也道在是而雲之怡不必閑也雲之不必也遂登其語為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東山之雲英英注叶積白雪伴曾冰叶吾與雲靜時行

而嵐兮東山之雲靈靈兮反風伯子雨工兮吾與雲動時止而通兮

村樂堂記

吳人朱仲明氏居閭闔三橋之西面大河官橋賈舶日憧憧故乎其前堂之背則又退為園堂與甲更接保社時秋履可往還也於是名其堂為村樂既自蒙書其顏而又

張古碑墨于四壁曰臨江張仲氏之記也仲明以仲記非本
室語屢觴余堂之所集姻合友以樂其所樂者樂余而請
為之記余惟君子非造道不足以言樂非知樂之有在不足
以得道樂可以聲音笑貌云乎哉今夫富貴利達之為樂
順而易貧賤之為樂逆而難也不知富貴利達之樂其樂
也以人材之樂也以天以人樂夫人而能樂也以夫樂非與
同我者弗能也惟其樂與天相似也則君子之樂不獨在
村已窮而樂以邨者此樂也遠而樂天下者此樂也故樂
之有在不在窮與通也吁村樂之樂又豈邨而已哉仲明
嘗遣其子奎游于門以問道父子之樂乎村者知協以天
則吾必謂之知道也已矣書諸堂以為記

善慶堂記 有詩

至利在天為一元在人為百善故善必有慶和之致也然庸人為善與君子異君子安處善而慶自至庸人徼慶而為善慶非徼微而得之也徼者慶之叛也二者公私相去不能以取故天下之慶不得於庸人一時窮取之私而得於君子日用善行之積也孔子於坤之言文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君子不以善小而為惟善小而必為故其積也日登焉若山日待焉若海積之厚者慶之長也故曰有餘慶崑之張君景罡築室兵之陰夏駕之易歲聘顧師教子弟其中日交接賢相友治酒事必升堂講古飲禮黃髮番、文哀斑、青紳翠州杏列後前自以為宋獻魏國公後百年餘澤尚

演為四世相望之慶故各其堂曰善慶番易周伯溫父為
大書顏之而未有記之者景罡既觴于堂之所且遂徵記于
以崑古嚶邑也其俗競節物信機祥雖世家大姓成尚物
佛鬼徼福田為利未見有以詩書禮義為務而得餘慶之
長合孔子之言者也今於張氏之門見之於乎張氏之慶必
復其始富有子孫名世者作矣故于樂畀之文

鐵江泥其流長深奕奕新堂有書有琴有橋在高有梓
于陰君子慶只少伊氏之覃宜爾家屋和樂且湛鐵江
湯其流深長奕奕新堂鳳鳴于陽左書右琴其椅
其桐君子居止嘉賓式燕以慶叶于孫樂只壽考不忘

吳之練圻有隱君子家為恕齋強氏其先八世祖某自汴居
吳遂為吳人手樹嘉木一本于中庭在志曰雖栢子俗云皂
莢者其根抵母堂背蓋園、然蔽風暑色理堅緻不為蠹
螳所近其閱歲已二百幹益碩大枝葉亦華實益美茂於
是強氏子姓繁衍亦且二百餘指而有食君之祿者矣余
過其家見其樹而知其先德之覃於後者未已也恕齋持
觴為予壽且請記予聞諸傳季孫宿有嘉樹為韡宣子所
美吾不知其樹何樹宿曰何不封植此樹以無忘函弓之詩遂
賦甘棠夫季氏子孫為魯公室斧斤樹之封植其德敢比
召南哉宣子茂魯媚季其嘉季者果樹乎世澤如甘棠之
後若孔子之檜田氏之荆王氏之槐是已此非其子孫一時封

植之功也一本之深百世之下固有若神明護恃者在焉非偶
然也嘻孔子之檜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如田氏王氏爾可矣曰
氏王氏不得而見之若余強氏之植非田氏之荆王氏之槐
也歟非所謂嘉樹有而先傳記者歟夫前人所種斯收於
後人後人所培又以國前人之本恕齋伯仲皆清僧好學尊
德而尚義周人之意高至於捐金粟以助國費而利祿之心
未嘗入焉其於樹所培者厚矣前人植之後人培之一元之
氣雖毋百世而可也豈直八世十世而已抑余聞梁甘露降皂
莢樹世有幽宜書載虞晚折枝事施報尤捷果信也強氏
義施之報吾將慶甘露之降是樹

隱君顧仲英氏其世家在谷水之上既與其仲為東西第又
稍為園池西第之南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問湘中
之室曰芝雲東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又後之館曰文會亭曰
畫畫舫合而稱之則曰小桃源也仲英才而倦仕樂與賢者
居而適以賢君余之抵崑仲英必迎余桃源所之清絕如在
壺天四時花木宴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余既預
讌落室仲英且出文木板求余誌榜屋顏余聞天下稱桃
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洞又有小者云據
傳者言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
好引其可以為高而不可以入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
救亟闕其接也易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然

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今桃源之在顧
氏居非時託之引諸八荒外也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弟
以職吾友也友有朋儕咸黨以職吾任與嫻也子孫之出任
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
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劣哉然而必桃源名者留侯非不知
赤松子之恍惘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游知之
者以為假之而去也仲英氏亦將假之焉云爾仲英齒雖
強而志則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猶以為小云如伏
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大絕俗而去已或曰崑俗信仙鬼
甚貴富家有駕航翼風一引至珠島見瑤池母東方生
乞千歲果啖之而顧氏家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崑也

仲英聞予前說喜中其志又聞後說而喜人之德其中也并書為記至正八年秋七月甲子

玉山佳處記

崑隱君顧仲瑛氏其世家在崑之西界溪之上既與其仲為東西第又稍為園池別墅治屋廬其仲名其前之軒曰桃源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後之館曰碧梧翠竹亭曰種玉合而稱之則曰玉山佳處也予抵崑仲瑛氏必君子佳之而且求諗勝屋顏按郡至崑山縣華亭陸氏祖所寔生機雲時人因以玉出崑而名山崑邑山本號焉鞍出奇石似玉烟雨晦明時有佳氣如藍田焉故人亦呼曰玉又曰崑而仲氏之居去玉是舍遠矣以佳名哉山之佳

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未知也如唐之終南隱者與司
馬道人指山之佳身固在山數百異之外也雖然終南之嘉
終南之隱者未知也借佳為捷仁之途千古慙德至于今
山無能掩焉若仲氏之有任才而素無任志幸有先人世
祿生產又幸遭逢盛時得與名人韻士日相優游於山西
之墅以琴尊文賦為吾界遣之樂則玉山之佳非仲瑛氏
弗能領而有之吁與鍾南隱者可以辨其佳之誣不誣矣
予嘗論山不能重人而人重之耳望以剡子重荆以卞和重
峴以羊叔子重紫金山以八公氏重他日崑之重既以陸氏玉
之重又不以仲瑛氏子不然山以玉名者衆矣若廊若灌若
龍城若中已若溟也雲水上饒山陰星沙橫浦皆未嘗無

無玉之稱也求佳之賴人而重者如仲瑛氏則玉之稱山者
毋亦土石之阜焉爾君子有何取乎哉仲瑛謝曰瑛何脩而
得比古哲人竊勉焉以無辱先生之云也遂錄諸堂為誌
書者泗水楊某篆者京兆杜本也至正八年春正月既望
之三日記

書畫舫記

隱君顧仲瑛氏居吳江之上引吳之水入其居之西小墅為桃
花源廁水之事四楹高不踰墻仰上蓮下板旁樯翼然似艦
因客坐卧其中夢與波動盪若有繼而走者予嘗醉吹
鐵篴其所客和小海之歌不異扣舷者之為中無他長物
唯琴瑟筆研多者書與畫耳近以米芾氏所名書畫

始命之而請誌於予。喟然曰：自人文潔於有態氏，後世變
不已而有書，又不已而有繪，事書一形而鬼夜哭，繪一著所
采色盲人之目矣。子欲還治古則唯恐書日煩，繪日密，又何
額之為？以名與米芾氏爭途於江淮上乎？聖人取易之之漁
利本為舟，將以利天下之通耳，又豈為子輩好名者設？資
之以侈書與畫哉？求書於畫，求畫於畫，固不若求書畫於
象先也。君誠與客仰以觀星天之經緯，俯以察地理之脈絡，
是太寶書也。遠以眺三神山之出沒乎海濤，近以鑑五湖之
煙霏七十二峯之空翠，四時朝暮景狀一同，又大畫苑也。書
耶畫耶，屬之芾耶我之屬也。隱君笑曰：書畫若是，舫將安屬？
曰：大地表裏皆水也。大羅竟界一渣之浮，急旋水中央而人

不悟三者必在旋之外也吁天一大瀛也地一大舫也至人者以道為身人乎無窮之門造乎無初之垠斯有以見大舫於舫之外子能從之乎隱君謝曰甚矣子之言幾於道予知居舫而不擬聞大道於舫之外也書諸舫為記

信齋記

吳下張生本既以信呼於人又字其所居室而求記於予：謂信之為義大矣天地一月不信日月星辰不順行陰陽寒暑舛差錯糺而生之之類息嗟夫天地不能一日外大信人參天地而不信得乎孔子論信嘗以之重食人一日不食百骸未廢一日不信百行終身廢矣故君子寧一日無食不一日無信秦法吏立百金木南門示信立而後今有以行秦法吏不能

外夫信矧不為秦吏者乎今之吏以聖賢自謂而有不能信
於人者謂非秦吏罪人得乎生治春秋學吾聞春秋以斷事
為信之符也生將有位以治民矣惟春秋之斷民信之用大
矣子懼生之視信者輕也故孔子之言春秋之教參乎天
地不能以外夫信者語之生之父予之友也請予以說質之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九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呂氏樓真賞記

崧之樓居者以萬數而獨呂氏之樓為高等崧之山以可數而獨凡山之峰為特秀樓去九山數千里近而青出樓者莖尺寸耳呂氏之子恂從子游皆節觴予必於樓是登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真賞且併求言以記陶處士於南山非日日見之而一日忽見於籬落之間其曰悠然者真賞也王馬曹於西山非日日得之而一日忽得於柱頰之頃其曰致爽者亦真實也真實貴於偶會固不貴於常得也山之賞有女

色之賞耳自其真而言解佩錯漿之頃蓋有慕之而不足者
自其厭而言則朝越白而暮趙堡而有為之前者矣故曰
真賞貴於偶會而不貴於常得也世之愛山一也在陶王為
真賞在謝康樂則荒矣康樂於山愛之屢而厭之至其伐
山開運自始寧至臨海汲、焉求之如弗得是今日之得無
以饜於前日也天下之名山無所不有是謝然之嗜無往而
不足計其一生山水間敵、焉不得一日以休則謝公之勞無
以償其得矣是真賞不得之効也吁陶之悠然王之爽然
也使日而得之人、而知之又何以為真實不傳之祕哉客
登呂氏樓者猶嫌樓之未盡有山也子以其求山者謝耳
而未知陶王之真實也故書其樓為賞而又為之誌其說

云

移春亭記

吳之練川強孝栗氏治水亭於何之左雜蒔花木其間諸卉未花而有先春而折者羣花已翻而有逗春而留者吾嘗領客造彙栗必飲食于其所且俾侍觴者侍硯徵亭名而并記之諸子命之曰移而客有辯者曰黃金白璧珠綺女婦一切玩好之具世有權力者可不趾而移也春非黃金白璧珠綺女婦玩好之物而曷以移云哉予為莞爾曰客何見之闇乎自催花有嫩春不在春而在人也久矣春來而來春去而去四時代謝之春也春移而移春留而留吾司之於花木之間固有出於天時物候之外者春不在春而在

我也子何見之聞乎彥栗起觴予酒曰某嘗患春不易得
又患得之易失也聞先生之言吾之患茂予曰未也憂年
壽者恒懼去日之速而來日之無幾也則將游之外取大
椿之年為吾春也且徂之易春暮而朝也曾何益乎春未
至也我將至之春盡也我將遲之至之遲之春暮移而有
移者若是則年莫之引而有引者不是如乎彥栗謝曰吾
因移春而得養生之道請錄其說為記

竹近記

物之近於人者亦衆矣而近之物有嫩惡則善敗隨之故君
子慎所近也世之溺於近而敗者聲色也貨財也博奕餘
酒也禽獸草木妖及奇伎巧官之物皆是也近愈甚敗愈

酒之禽獸草木枝及奇伎巧官之物皆是也近愈甚故愈
不可勝言聖人於小人女子誠其近餘類可推也嗚近哉
近哉不慎哉吾里姚生智獨以其近者在於竹而名其讀
書齋竹之為物見於禮詠於詩而配德於君子者也生近於
君子之物則與世之近而敗者異矣吾固未占生之善效何
知也吾見生之執謙問道似行之虛心也孝義根於心而
道生似竹之不撥其本也險夷不貳其行似竹之歷寒暑
而不改柯易葉也其為詞賦鏘然有金石聲似竹之著鳳
鳥而叶于律者也則生之取於竹而善其德也有矣宜其
於竹也左之右之以為近而一日不可以緩也雖然竹特有似
於君子之德者耳生於似君子之德者近之如是而向其人
真有君子之德者乎生游四方求君子之人而遍察之其

進德又可量也乎書竹近之扁者實南臺御史李公好古與生為忘年友之書也李公蓋吾所謂君子之德之人
生與之遊得其近已李公由南端業相儀於天朝生階而上之吾且見生之獲近清光於明天子已竹得已久稽乎生也哉書諸室為記至正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來德堂記

莊子正氏吳興之衣冠舊族也蚤年嘗遊於張息堂龍鱗洲甘梅坡諸先生之門極其學之所究學成而連誥有司連延之連喟然曰吾學之利果不得施於人乎君子存心於愛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遂又游藝於岐黃氏之家而名其醫室為來德之堂吳人感其德者既為歌

詠之而又徵記於余。謂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來之以德木未有不種而植德未有不施而來者木計歲以近德計歲以遠計近者庸衆人之所能知而計遠者非知道君子不能至也子正氏蒼髯皓髮已為五六十歲人不得於任而借施於醫德果報以百年之遠也則莊氏子孫具有食其報者歟雖然予聞宋許叔微氏取科名於陳櫻之間唱大作五以符神人之夢者以醫有功德耳叔微之德施於人而來即在其身是醫之來不俟有年之後也叔微之事信則子正氏之來德速矣嗚大作五之報吾其無望於子正乎哉子正尚以吾言勉之

清如許記

去姑蘇西北一百里所其聚為虞山文三十里為黼山黼山之
易曹氏世居焉曹氏繇武惠王後六世孫某扈駕南渡其五世
孫為今南沙處士文貴始居黼易南沙不仕善治貨居而復散
鄉之人足賴焉子孫食指於千數占仕籍者十有二三有名
某者為武略三世孫生三歲而父喪母夫人張氏力教育底
于成某日奉觴豆壽其母高節堂上又稍為園池以娛其親
以及其宗戚賓客之讌樂名其池亭曰清如許門容自眉山
師餘永嘉鄭采而下賦詩若干人持其成馬來重請予記予
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興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
有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之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焉心源之所
自來為境不濁為不舍晝夜此源之所為清而遠也某也學

朱氏學先治源則清如許之契要蓋得之矣源益治流益清
推諸行事在隱為夷齊之聖在仕為伯夷之賢曹氏之澤不益
衍乎哉曹氏自武惠德被四海南沙不仕善猶及其鄉節堂
之行義又有以先繼前武而淑及後人其澤五世至于十世雖百
而不替者固亦有其來之自矣予既得曹氏之學於清如許因
知曹氏之澤清且遠者方來而艾也於是乎書若其一亭臺
之二一禽魚木石之珍怪賦詠者能言之抑未爾故畧不書
某字志明幼以孝聞長博古憲文雅善為歌詩仕至江陰州
司理云

熙春堂記

長洲縣縣金浮嶼東南行四十里抵六直甫里其地為吳王

茂苑也。至今民樂耕釣，居有水木園池之勝，鄰里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識市區官寺者。張氏彥明之家在焉。彥明，氏曰晉高士翰，至大流處士，士居是者若干世矣。彥明豈弟樂易，孝友之風行於家，重於里。余嘗入吳訪天隨子，故宅因與天隨孫廣過，其里彥明治酒食，觴余於熙春堂。上，余既為賦，熙春詩明日以記。請予聞老氏言治古之民熙熙然，君登春臺，蓋至德之世，君民之分雖下，而情未嘗不與民並也。故其君南面之樂，民有春臺之娛，畊而食，鑿而飲，含哺而嘻，鼓腹而遊，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此春臺熙熙之效也。余猶及於彥明氏之家，見焉。熙春既名，遂使延頸舉踵，指甫里曰：某所樂土也。樂土有某賢士也，更食君祿而治民，使民不得其熙然者，不愧張

氏乎。吾方怪更近民使民日畏。而怒爲人大畏。傷陽大怒。毗陰。毗陽傷。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熙然之春無時而得矣。徒整。爲求其迹以治也。摘羣以爲禮。盪温以爲樂。又韻滑解垢以爲之教。不知熙然之情。其離也遠矣。誠使近民者得張氏其人。以熙然之風雅之民也。則熙然之治。其獨爲一家之春乎。故余爲張氏記春。併以識有民社者之愧云。至正己丑春三月三日。

存拙齋記

山東麴子益因余友方仲仁來請曰。走不佞。少輒有大志。以爲取功名。取地芥已而落魄。不偶。嘗薄仕於宣政。屬曹不能與世之巧宦者相追。遂故歸而求諸拙。采杜拾遺之句。

自號曰存拙且以顏子齋居之室敢乞先生一言曰余所存者
余曰少陵非存拙也因拙以存道耳子蓋之所存者在拙乎
在道乎苟在道則雖愚必明拙為不拙之拙而大巧出矣故
老氏子之言曰大巧若拙老氏子之所謂拙非壯少陵之所
謂拙乎予嘗慨世之功人深中而險側秉外而便佞以笑
為怨以詛為譽以恭為媿以信為欺奸偽橫流不知紀極
豈知巧之極者拙之階與吾觀世之善仁善賈善醫五
善百工竒伎大抵巧之弄而拙之成其效至於已軀老家
而曾無怨艾是知拙之存者道之在道在而四體無不喻
萬物無不備其為效也孰多孰寡哉子蓋之拙愈存而道
愈明則知聖人之道得於顏子之愚曾子之魯者愚非真

愚魯非真魯也顏曾之道果在子益子益之拙又豈真拙哉書諸室為記

青雲高處記

樵李北去四十里所為青雲橫注大陸漁梁農舍星分而棋布東鳳山九點巽西楊諸峰出沒于煙霏之空中雨晴暮且愔舒異狀臨之以層樓可一覽而有者實為李氏青雲高處也李氏觀復以里為青雲而其大父又號雲岩故樓以名于友茅山外史張君雨嘗為書其扁而又以其弟佐從予游介之以徵記予謂雲之為物多變已而名亦隨之外顏而內青謂靄具五色而昭瑞於靈臺之上謂之卿沛然而雨謂之油突然而作示颺風之兆謂之砲舒卷無心使人望

之而不可從龍以兩天下謂之白至其脫林石升天衢
通駕鴻之羽翼近日月之光華括福之士仰之以為
不可及者則始謂之青雲雲岩公有志澤物而不偶於
世其所謂雲不過陶靖節之無心弘景之自怡者耳
其雖不敏竊有志於異世驅馳安知吾異日不凌晉
直上副吾居之高也邪然則是樓也李氏言志養也
匪徒據勝覽之要以為高也雖然君子身居 朝廷則
思利其民者在家則思仁其族與其鄉者觀復登斯樓
也見竟有秋啼飢冬號寒官府鬱塞而無所白者
使之有以得其生而抒其情是即青雲之章物也又何
必高有其位始得為青雲之澤邪觀復未任以余言

勉之可也

素行齋記

邢臺張生叔溫氏以素行顏其讀書之齋叔溫天資廉
靖古茂雖侍父官南方為六品秩公子而朝齋暮鹽讀書
不少輟從師取友恂恂然追謹如鄒魯者諸生以常情論
之叔溫當華齡為貴介公子宜其衣狐腋裘日乘金馬
挾彈平康間與代之河朔少年相追逐不以為過而叔溫
不爾曰吾讀書未舉有司一布衣生耳一言一動莫敢放
而僻以于大戾以貽其親之憂此其素行之一也叔溫侍
父在淞以嘗從游於予且命舟五湖上拉予至素行所見
其室中所蓄惟折脚几藉破琴一床經史子凡若干卷

耳敗壁間他無長物以為族者子駭之曰生侍父與大縣
食厚祿而素行若是：誠能行己之素者已中庸言
素位而行以見君子之道泛應曲當無時而不在無往而
不違故其道也易然世而無存已易地而無得喪非聖哲
不能故曰民鮮久矣今叔溫行貧賤於父與大縣之時非
希賢希聖自信之篤者不至是抑素行之日有富貴貧
賤則夷狄患難之不同舜之貧賤飯糗茹草若將終身
及富貴則被袵鼓琴若固有之孔子欲居九夷則曰何陋
之有及遭患難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若是者皆素行
之至的也舜人也孔子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叔溫尚勉之
而異昔以公卿之器達而在上也行乎富貴之素者亦今

日素行之推耳吾未老尚及見之

筆耕所記

吳興錢德鉉流寓淞上揭讀書之室曰筆耕所余客淞至其所見其一室如穿破舟上穿下洳折脚踏帶若無出煙之實予為之啞焉笑曰日不容辨黍麥乎不操橐耜不踐畎畝之塗泥情三寸穎以代耒所亦非其所已德鉉起而對曰吾筆之不俾猶農之耕不輟也所非吾所且不輟吾耕所苟得所其敢輟吾耕乎所弗得所是農之不幸過石田用力多而得報寡所得其所是農之幸而過汶易之腴用力寡而得報多矣吾其敢以所非所而廢一日之耕乎予避之曰鹵而莽耕者鹵莽而報蔑裂而芸者蔑裂而報耕患不力爾何患不得其所

哉抑子之畊也筆不如目目不如心目以耕乎外大地之謂心以
畊乎內寸地之謂也放而大歛而寸而後畊之筆以畊哉筆畊
得其所哉者得其所無往而非吾託筆之地又何小大肥磽之
辨哉抑記禮者有曰禮以畊之義以植之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樂
以安之畊之外曰植曰耨曰聚曰安皆筆畊道也予尚勉之德鉉
起拜手曰蕪之畊也倘得其所又得其道豈惟妻子無飢雖
使天下無孳夫其可也四月八日在雲間陳氏邸寫

改過齋記

至正九年春予游淞之明日邢臺張叔溫携數客來見中一
人昂然長癯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為誰則曰袁景文氏也
明日景文來請曰凱先世繇錦城僑茲之先子可潛翁以

以詩鳴於泚先子蚤世而凱尚幼力自樹立頗知讀書屬文既長蓋有志於學然偏質剛慎不疑二與里閭浮沉且又不能隱人善惡時立物論為臧否於是與俗寡諧人亦以此相詆若有所不容者今年歲已強矣欲改是過故自顏其燕居之所曰改過而日自省焉敢求先生一言以戒吾過引吾不及以底于聖人之道予駭然異之曰人以過自諱者滔滔是也而未有過自揭而求改者聖如仲尼而幸聞過子路告人之以有過則喜古之聖賢未嘗以過自諱此其所以為聖為賢也書曰沈潛克剛克高柔克又曰柔友剛克強弗友柔克若子過之非沈潛也非柔友也其過於高明強弗友者乎以柔克之剛二者之過無過矣然柔闇茸類隨之謂執雌牧卑轉剛而

善之謂也。敬上別程子十年而能不矜劉忠定別溫公七年而不能妄子信能知過而改異持復見子松陵之上昔之剛復者柔矣。減否者嘿矣。是子之信能改過也。由此而之。顏子不貳過之域是不難。景文起謝曰。痾疾者多矣。藥石我者。惟先生一人敢不再拜。如先生教。遂書諸齋為記。

敬聚齋記

雲間衛子剛扁其歲脩之所曰敬聚齋。余客茲土。子剛首謁。見明日以敬聚局來請記。予曰。昔曰季贊卻缺之言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子剛慕卻缺之敬。曰季之言足以脩身也。故以名之。吾聞剛王父山齋以言德著。稱官至永嘉。別駕晚年讀易有得。著書若干。為行于時。子剛大父立

禮公隱德不仕閉戶養高者二十餘年人慕而不可見如丹
崖青壁子剛之敬之德之聚蓋有所本矣而又以敬聚名齋
曰脩習其中且從儒先生治書詩經學著之筆櫝蔚然有
章此非德之所以聚于德而發為英華者歟然子剛貴介
子弟也一日之間聲色過乎前便佞隨乎後狗馬珠玉之
好驟然集乎中所謂以應之者或不能不顛冥於造次之頃
則敬以欲而敗者不少矣子剛益能疏淪而心澡雪而精
神視而牽色聽不牽聲談不牽味芳不牽臭日引而
月長之其所以聚其德者尚可量也哉卻缺子一田丁也因
敬而階乎任滅其先惡為晉國軍大夫矧子剛素承先
德以積敬又當 國家文明之運異時不遇知已則已苟

一遇焉其不居高位食祿為時名卿乎區區春秋一國之士又曷足儼子剛乎子剛尚以吾言勉之而已

安雅堂記

去淞之西一舍近田泖去泖之西三里近曰蒸溪蒸溪之上
有世家曰曹繼善氏其先自宋文恭公後五世孫其繇溫
之許璋家於淞今子姓有楨負素處士者余未識之其
從子繼善繼善且邀余至其所居堂堂以安雅名蓋侍
書學士虞公集之大書也應奉陳公旅既為堂文而猶
以其言未竟復徵予言余讀荀卿子因論君子小人注
錯之當與過也遂有越人安越楚人安喻楚以喻君子
之安乎雅以是為非知能材性然也注錯習俗之節異焉

耳君子之安於雅非習之專且素能爾乎繼善博雅君子也非雅不言非雅不遵非雅不視聽蓋亦習而專、而素而於註錯之間當而安矣不然吾懼繼善之於雅強越兒而安楚強楚兒而安越其得謂之安乎哉帝堯之史曰安、皐陶之謨曰安止論者以聖人安於自然志君子之雅學者使注錯之當而安如越楚人之安越楚也去聖人之安其陽幾何哉抑予觀郭謝之事而有以明習俗之節林宗之中偶然為雨墊而人知之為墊角石鼻不幸病塞而人知之為擁吟彼非不知中之雨墊而鼻之病塞亦安於名流之習焉耳繼善出任於首教之地矣安雅之雅不唯淑己且將及人誠能使其人之慕繼善如人慕郭謝

則繼善之雅所漸者易矣所覃者廣矣豈獨以之名堂哉惟繼善勉之

邵氏享德堂記

松之西折而南曰釣灘釣灘之南大泖大泖之支流又南趨而東曰楊港邵氏之族居焉踞居之北一里所水四面合中起林阜者實郡公翠岩處士之兆也公生前自營窆託仍桑家舍而構亭其前為薦裸之地且誡諸子曰冢舍地卑濕林木疎理易朽壞我百歲後必亟葺之及茲未四十年而亭已弊某且老痛念父言在耳重以本支日蕃展拜之地隘於是一撤其弊而新之凡若下楹視舊規加闊且崇如於某年某月某日迨是年某月某日告成取古語陰德享榮以及子

孫者名堂享德焉 公之曾孫煥以嘗與予遊遂將又命來請
記言禮者墓下廬不祭必反虞於廟自廟制廢而上冢之
禮實重於漢之人余嘗議之矣禮不墓祭者 體魄為無知
虞而反廟者以魂之爽者在焉夫著株龜甲朽有年歲而狎
者出焉謂體魄為無知可乎孔子之家孔里魯子孫世世祠之
不廢則知漢人辰墓之禮為愛之切厚之至也吾聞邵氏自
翠岩公而始大公天質深厚不事表襮雖善理生致富饒而
絕去侈靡之習敦行孝謹而仁及乎宗族姻友里稱為德人長
者無間嘗建書院瑁湖上祠先聖像其中立義塾于鄉訓
已田若干畝教養里中兒搆三徑橋以濟病涉公之脩德
于已而覃于人者如此宜堂以享德名德厚流長而澤及

乎子孫公之德也豈止榮享一已而止哉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祠吾知邵氏之德施于前子孫食其報于後享有世德者遠矣雖然人之種德如藝樹然老人種之少者用之然少者不又為後人種之吾知其用有時而為之矣人之孫者其可視先澤自怠自惰乎公之子某既克家如公而孫某又尊德樂義先于前聞人曾孫某且篤孝明經嘗選于里矣使益勤不怠則世種其德而世之享焉邵氏之後益昌而大蓋可占矣詩曰詔厥孫謀以燕翼于邵氏之先以之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邵氏之子孫以之

不礙雲山樓記

予嘗北渡揚子訪金山之勝而不知崧之南又有所謂大金

小金山出沒於雲海之中如壺嶠之在弱流外也至正九年春
余抵淞之張溪之東有大族為楊竹西氏居之南偏其樓
曰不礙雲山竹西讌于樓之上自戶四闢萬頃之雲雨鼇之
島皆自獻于眉睫之下其所名也固宜竹西且舉酒屬予以
記請于謂雲山之奇觀不得於近而得於遠非至高至
明之境無以得之有其境矣而非至高至明之人則亦無以
得之也竹西脫去任累歸計幽事稍為園池亭榭以自娛
以及其客之好事者是境人高人副地勝雲山之觀雖然遠
在萬島之外猶將有之况去不五十里者乎然覽雲山以是
阻也而覽雲山以微則小是也今夫雲之大也膚寸而起塞
乎六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及其細也退藏於密莫得而述

爲是雲連未嘗無靜也今天山之小也一拳石之多及其大也州木生焉寶藏興焉是山之靜未嘗無連也此非會之于心不能竹西風日佳時岸巾樓上手揮五絃之餘與一二解人談至理既以八面不礙者闕于目復以八荒不礙者洞于心雲山之觀盡矣備矣竹西撫然若有得起舉酒而自歌曰海之雲兮油之雨我田兮有秋海之山兮離之障我疏兮東之又歌曰雲之動兮躔之吾與雲動兮動而不遷山之靜兮層之吾與山靜兮靜而不停併錄其歌以爲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會稽錢厓楊維禎廉夫著

記

建德路重修兜率寺記

寺在魏治西二百步按圖志建於唐神龍初名中興景龍元年改龍興開元中改開元宋大中祥符元年始改名今人呼陳尊宿道場者唐未有僧道明居之一時緇素居重加位尊宿太守陳操師尊之事見傳燈宋南渡紹興五年虜寇兵于寺燬十七年郡守蘇公簡至天中節齋禱歲必出郊詣烏龍寺昕夕靡便遂呼寺僧祖照者經畫土木事十九年寺復興事見龍圖學士羅汝楫記

距今幾二百年幸脫寇焚而妄庸者居之視逆旅舍不
翅支房別院盡化艸莽惟大佛殿與宿鐘之樓僅有風
雨至正十五年鳳山僧真如師來主寺席嘆曰予不遇蘇
使君五百年尊宿道場其過遂廢已乎力以起廢為已
任坐役遠近大家善散其宿居以相吾成績經始是年
之冬越二年春告成大殿鐘樓因舊之外山門兩廡法堂
戒壇與夫庖庫園涵皆出鼎建莊嚴三佛大像僉侍
者六湧壁金翠供張之具一一完整師介予友童原
謁文為記予方悼世梗化者伏尸至數十百里割膾醢
肉饅鴟鴞狗鼠者皆基於衆生一念之烈師以梵化行三
吳：人爭歸之貧者投力巧者投技貴富者投金粟土

木之輸盡良材密石金碧之區遂為一方冠可為師之化
制能也而又有大者焉吾聞法王妙利延被有情不嚴而
威不疾而遠我朝所以殫面教配黌廟也遜聲其劫於必
世百年之久而未得也何師能以大法王力圓融一切法性
成就一切福德消惡氣於江表除青癘於海溼使萬年
皇圖有以繫中興治統非徒以堯率之龍光亦師之道有
以振本教矣師聞言曰善哉大哉請勒諸石以為記師名
儒 氏乎自幼讀書神解過人長從五結山佛日禪師講
道要禪師每屈且嘆曰吾道東矣繫之偈曰

佛現諸王身 身住百佛刹 建無萬化利

普遍河沙界 悟此化利者 是為大知識

一念生豺狼 父子化敵國 霄光晝晦冥

生齒盡凋耗 兜率世教師 佐我國王化

山木與魚鱉 咸歸大佛道 無有一兜孽

非我王衆生 無有一衆生 非我佛眷屬

而况讓國者 山君與海王 我誦一切法

皆隨有應現 窮樓與廣殿 如降兜率宮

供張與飲食 迺至種種有 金帛競走奔

天龍互旋繞 我若遇天險 天險自然安

我若遇劫火 劫火自消滅 一切大功用

乃至不可議 我偈非強說 得之毗沙尸

稽首兜率尊 證我說真諦

龍安寺重建佛殿記

吳興郡安禪寺在子城東北按圖志創於唐光啟中刺史李師悅國郡人舍地而建乾寧中賜額居尼宋南渡嘉泰中廢澧恭惠王趙師揆徙之郡城東北至紹定而燬主僧清復建入國朝為至元二十一年又燬時例主僧梁漢師始買寺之南距一百步吳氏廢宅轉為寺已而無咎師來法堂興僧廬粗完而大佛寶殿實未建也至正七年法真師來當徑煩逋積之餘齋魚不鳴法龍不吼比丘尼徒有持鉢而去者師乃力振清規大博浮費又不憚數百里艱苦持疏于蘇秀雲門之間而檀施以歸既而郡吏民咸有助一椽一瓦朝累暮以至周足遂經始於是年之秋越明年春落成

殿宇凡若干楹土木丹漆備極壯麗金資寶相以及供張之具一一完好復以餘力展山門之隘起庫樓之缺山門左右重翼兩廡凡前所未及者至是而完矣師以同姓府判公由辰為其父之媼而府判嘗謂予同任于台遂介判府孫桐生來求記辭不可則為之言曰釋之為教本以勸愚俗匹夫匹婦逃租徭以入浮屠者不難也而其世家鉅族有投筭落采脫洗染著以歸於究竟非其真智正覺的若有所見其能安於是乎不則滅倫裂紀不能免世教之儀予聞師筭年即有禪性蓋善根之宿植也二十遂辭親出世挿艸為宮講第一義悟衆生之於餘聞者莫不悲喜踊躍如豹喪有歸遂能

大勸于時而化瓦礫為寶坊其不難也天佛之為言覺也將以覺羣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欲而歸于見性師演其教悉能啟羣迷為正覺轉惑為見真智而無吾世教滅倫裂紀之議若爾非有功於象教者乎請以是言復於師俾刻諸石為記師本郡趙氏子傳心於天池信元翁悟菴其自號云至正十年十月初吉

雞足山安定蘭若記

去桐廬縣東三十里有山自孫天子象峯南下蜿蜒盤礴為岷為嶼曰鷄籠高不過百仞蟠不過一牛鳴地中突仙人座東龍西虎闕鍵重疊蓋桐廬之甲勝也至正甲申松峰禪師憶過此忽啞而笑曰西毒國迦葉

師座地有至復此耶吾自水頂跌之猶以未愜高勝吾舍
是何之遂駐錫此山還名雖足結茅四寒暑學佛者
歸之如市檀施日不乏絕里人孫道富子蘭片地以歸鍾
文周寧李郁孫引又相與力成之由是起建大殿方丈有
所講法有堂樓禪有室以及二門兩廡庫院庖福厯不
十年而以次悉舉鷄足之荒岷然象王一窟矣額曰定安
取雞足一飛一止義也江浙平章慶童為之書樹石廡
西持有所紀必求文章家登載而未獲其人余客馮氏
義門師介士馮君士頤徵記余聞古佛徒之開迹也類
以垢面毀體攻吾若敷淡為之本挿艸為宮擊鉢為食
馴至蛇虎穴伏轉金碧之區鬼物悲嘯換鐘鼓之境

此豈世之庸妄人所能為哉今之庸妄者托浮屠以規免
王徭志與吾民爭秋毫利高至於樹黨王公玉食而騎
遊珍寶綺繡子女狗馬過於大姓名吁其於古佛初意
何如耶求其人於古佛徒如憶者宜也以為絕俗高等之人
吾徒君子亦所樂與也師袁州宜春人彭氏名法憶字無
念號松峰初禮陝西藥佛山無極信復叅江西絕學和
尚識而得其道云辭曰

伊彼西人 教及東土 布五色雲 如一味雨

鷄足飛來 身毒國所 伽黎不懷 火塞水暑

迦樹法幢 鷄足之剛 鐘鼓孔殷 梵言孔揚

雲煥鱗輯 風簷羽翔 揭名定安 赫有慧光

猗無念佛 為法出世 我力精猛 爾役聲勢

然火智燈 千光勿替 上中國釐 何千萬歲

隆福寺重修寶塔并復日記

去華亭縣之北二舍近其聚為青龍鎮之南曰隆福寺初
於唐天寶間寶塔七級凡若干尺造於長慶間其徒邵文
知俞文富之所募緣也重修於宋慶厯間二百餘年風
雨之所經兵燹之所更土木殆不支矣主僧普善覽其敗
頽斷礎不無愴然者迺發弘願白千里之大族宣慰使司
任公仁發獲合其請始損費營建實大德之三年也致和元
年公之子賢德繼厥志至正三年公之孫士質先述其事而
後締構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景出雲雨上佛牙祕藏

登崇寶輪人天鬼神瞻仰贊嘆力餘及於大佛殿東西
兩廡皆徹而一新又假錢若干萬緡為復其所失田三千頃
然後象說有所栖其徒有所食飲而寺之敝稍振舊觀
薦復遂狀顛末介其鄉士王元來請曰寺塔為一郡推古佛
牙之所寄蘇塗之顛時出光景現相載在寺紀今幸任氏
三世經營而壞始復完願有言以侈之予惟先王之勅民宇
也宜與以庇生窳窳以送死暨而為牆垣城郭而高為臺
榭覽觀之所止聞乎累浮屠之裂釋氏書謂佛滅後鐵輪
王造塔八萬四千一夜神役也中國倣之或以佛骨以舍利
以金玉神像唐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在焉三十年輒
一開：則歲豐人安天子為道中使迎之今塔為佛牙所

在吾不知若干歲可開：抑何應塔之成壞實有數靈物
之開闢當有特塔之崇非徒靡吾民力以視外觀而已也余
嘗悼象教之徒未有一毛利益人而蚩：為惟抑於人以給
吾氓之幸若塾隘者望風而趨其徒益繁則仰於人者益
廣至其教者既有以假佛之化現堅固相出大光明也以崇
厥居而復有以慮其仰給者而國長其食工教由是而展布
茲非其徒之不善於彼者乎若善善者是已吾聞善善攻
苦數淡業既成而行亦有以動乎人與古佛師躬勞辱而
有成者相師法比今之避農賦佛逃以生偷者其賢不肖
相萬：已彼尸居素食務法其荒唐之說以為竟祖教而
訖無益於教之殿最人目之為高吾居之善善之靈而已耳

書其說畀之使其人知所懼而且勿忘其居食之日則安知
後人之無致力於其所未備者如晉善施德於將來者如
任氏云相其役者耆德曰寶曰秀曰慶曰福知事曰通曰吉
曰喜曰俊也任君士賈元朴居家以孝義聞便利及人者
不獨浮屠氏也至正九年八月八日記

惠安禪寺重興記

秀之惠安寺在郡治西二百五十步按郡志梁蕭王捨宅為
寺以居尼唐光化賜名興善世以夏臘主寺事宋祥符元
年改今額紹興七年刺史王公浚明請於朝始更十方禪
刹命主僧眉山道立者來具見信安劉阜民記我朝至正
戊子寺以民火延燬赤地無餘高昌觀師領寺事道風法

器素為四衆依嚮悼法廷之地一旦化為葵麥虛之徒衆或
浮寄他舍覲發弘誓以興復為己任不跡權貴之門不役
耕作之力盡棄祖父所遺資是年之秋即經始法堂方丈苑
風日地越三年而將得不暮而至者檀施如干鳩工治材而
大佛寶殿山門兩廊備極雄麗齋房庖庫各以序為三聖
寶相十八應真護法大神之像莊嚴殊特所用供帳什物
之具一一完好規置堅定彼操經營者凡歷七年而訖于成
其徒某狀其寺之廢興本末及師履行介予老友潛居徐
公來請記予為之喟然曰天下廢式摩那之教於惠安而
觀汶起其廢也豈偶然哉吁觀者胄青閨之秀也一誓
不轉作殊勝事若此使觀為大夫自有祿位于世其扶危

起仆功之書于笑者可勝道哉拆金闈金色女之教不以
祝顏髮住阿蘭若為出家而以發大精進悟佛知見一切解
脫究竟為出家蓋以法界為居大空為相而土木金石之區
其成其壞關于世教者有不得涉吾無壞無成之舍矣余嘉
觀之功能汶既廢之官而又因其教以示佛覺之本庶有以
振宗風於既往衍淨社於將來者不窮也觀字無相鑑空
其號已吉安路達魯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孫安陸府同知
蠻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禪性不如螢血元統元年授
皇太后旨賜金欄袈裟落并髮受戒具至正七年承行院
剝至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隱岩靜顯師云十三年秋七

月六日記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丈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丈乎丈乎其二
教之所度而則者乎東谷上人有望在治之惠因所而以方
丈顏其名來見予姑蘇舍次出方丈圖請曰陸之天台與
海之方丈並予出世幸在天台咒所居山有金鰲玉几之勝
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皇之所託足已至今金鰲背上之
詩為惠因山川州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逃
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游誰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
笑其函以行而未有列仙儒之言以志也先生愛予厚幸
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
在吾行藁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踐過惠因所時上人

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已種二深泊道路慨念宿竟不
翅若在弱流三萬外也上人歸其得無辭訊某山川之
靈乎辭曰

東萬山之羅絡兮經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廣鬱以出沒
兮聚仙佛之所廬東海之菟岸兮架金梁之凌虛哀
靈修之播遷兮來仙伯以導輿赤子兮如魚紛望思
兮鼎湖嗟山川其如昨兮眇風景其愁兮予望海屋
兮渠之輓飛颺兮以為車上下風雨兮出入太初下
視弱水兮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何誰兮羌從
汝兮歸諸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岩道人喜讀吾儒書多
識前言經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築亭寺之西偏
臨水之濱時花竹其傍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岩而松
岩設酒茗必之乎亭之所亭之賦詠且將成卷矣然亭
不以松岩名而必名清溪者蓋清溪其師正一之號也予
未來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氏而不縛墨氏律
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蔬菹衲流所能
窺也及來吳而清溪已逝及見其徒如松岩者能不忘其
師去之十餘年而號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
重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
賦詠也抑又聞寺有宋南渡僧曰林酒仙者居院不事

熏脩梵唄惟酒是嗜手持鐵鏈槌日遊市間不問酒主
名夜即卧酒壚底酒家爭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
為師弟子者得微猶有林望師之道風乎晤吾於是而自
感者已今之為浮屠氏以絕倫屏葷酒若搗項黃馘之流日
誦經鈔若下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知去道益遠而脫解
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焉乎習浮屠氏之法者可以
辯其要矣亭於至正丙戌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秋七
月記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至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關一
室以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窓玲

瓏一室洞白上人必被五文衲戴白氈笠或徒倚竹下吟嘯
自若遂名其居曰竹雪明年冬介友生馬琬尋予三泖之
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
其道於體雪之為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
白不受涅之繼也方天地閉塞時竹獨秉後凋之操而玄冥
之靈特因焉雪與竹若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
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
清與白也嘻竹微雪無以章其秀之物雪微竹無以比其清
之敵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微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
哉竹雪之相軋庸衆人之所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人工之
場之而誰邪雖無即然於有竹也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

作而萬角突至有於無也金烏一覲而萬狀立解無於有也
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工人學浮屠浮屠氏之學以靜虛
為宗空無為體上人心不為欲回道不為物損是能備竹之
剛而虛嗽不自匿涅不是緇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推而極
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
上人以為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諸室為記

望雲軒記

余遊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靜菴鎮大明煜天鏡淨也淨修
長書一通贄余之見於靜菴所越三日又微致其所主院淨土
招提入其門：草莽立棟宇吾知其有才也升其室緇徒
斤：魚貫立詔以吾聖人之書知其有學也已而燕客望雲

軒上求一言白其所以望者叩其以則曰吾非王譎客之望於
矣會者淨有白髮母在黃龍之許寧先人故廬不得迎以
待此望雲者即狄孝子之登太行而注射其目者也余聞
而異之曰金仙氏之教超於萬有之外而淨之有其親於天性
者不滑以真無誑之吾又知其性之與吾偶合狄孝子之忠
於國仁於民者孝之推也淨推其孝移忠於君移敬於長移
義於宗族移任恤於媼友卑乎民社則望雲者又何異於
狄孝哉宋有稱緇衣相者曰慧琳氏權至枕時宰直假清
虛以資燕譚且以誤人家國又何望淨於琳也哉至正二十

年夏五月四日

半雲軒記 有詩

雲間鑑上人住胥浦之無住精舍受法於金陵休居叟禪師
休居命其所居軒曰半雲集賢趙公雍為之書而又介吾徒
尚賢謝君來見余黃溪書舍請一言以為誌余讀宋僧顯萬
詩曰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閒雲三更雲去逐行雨回頭
不似老僧閒怪萬之有心於閒不如無心之閒也雲之卷舒晴
雨皆出於無心故雨人間其施也沛然則為出山之雲雨足而
其體也悠然則為在山之雲施也體也雲何容心於其間哉
萬笑雲之出而以不出之閒驕於雲也萬豈知雲者哉今上人
號古心而上無住之庵是契心迹於雲者也半雲之命於其
師知古心之足以明雲於賓主閒也雲豈敢以勞恥於古心而古
心又豈以閒驕其雲也哉余以是言復古心古心曰唯、遂書

為誌又繫之詩曰

我有山中屋 與雲相半之 雲去何所去

雲歸何所歸 雲靜我心住 雲動我意飛

一動與一靜 陰陽互根依 是為古心法

我儒不能非

海屋記

談海屋者以海上有山山上有金銀宮闕限以黑弱水三萬
麻姑云東海三變為桑田則知海屋有時而廢及觀海屋
丈人掌計籌海塵籌充陳兩間敝丈人海墨又最靈而
壽者乎吁吹萬物皆為藥惟幼無所與造亦無所與弊故
知夸仙談道不如浮圖氏之善言幻也九峰古鼎上人

海屋自命其文室人間九峯非海島又室非鮫室屋何贅

字於海二人謂吾四大觀皆幻求吾屋必海如牛渚犀見

登州臺觀殆老如尼之見焉耳何以稱丈夫佛為清遠玄

虛之神乎晉許榮曰佛者遠清去清之神今之求浮屠道以老如尼之見雖

吾戒麓法不能竟况欲造清遠玄虛之界乎詣極於幻清

遠玄虛庶矣君其不信吾將與汝約淳芒與苑州臺觀光

景魁磊非煙非塵謂之幻乎不幻乎會稽大瀛于聞其言

而題之曰海屋之幻豈上人然吾疊仙伯見已久矣上何見

曰麟之屋珠之宮美人兮在中乘文魚以相從不知橫波

兮衛風此豈可與老如尼輩道乎上人起作和南禮曰幸

子雄文錄諸海屋以告迷而詰者已而工人呼三辰酒起夏

赤金鉢自歌海屋之歌曰烟飛九點三山覆搏桑吹灰點
若水海籌甲子計瀛縮大漠不死尸不宿八柱靈波腐
鼈足霞震旦東傾不動屋并錄為記

小蓬萊記

有詩

按越桑鏡水之上有山曰卧龍如海湧鼇脊郡宅據其顛
唐人居之以蓬萊自侈山水樓臺之勝竊比於真官道
院是以假觀求蓬萊者也嘗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士
宮曰玄好無玉崑丹丘醴泉餌州之異聞人師居一軒其
在而亦以小蓬萊自命此非假觀也而以真幻求乎蓬萊
者也嘻東方生記蓬萊者幻十之竟云耳萬有形皆幻
池以幻示幻所以為靈仙之教之神也子合神觀於馮閼

乎方壺負嶠不啻几案物也又安有弱水三萬里之隔哉吾
試與子言幻黃初平得仙金華山中之石皆羊也其兄初
起眼：未換因見石而未見羊初平叱石：皆起成羊數
萬頭此非神幻之至也耶然見師之小蓬萊者惟初平能
見之不者皆初起之見金華山白石者耳見羊者小可也
大可也見石者大小無一而可也師曰唯請書諸軒為記
使世眼覩予小蓬萊者茲文為之大圓之鏡也且係師
以詩曰

蓬萊在何許 渺在東海虛 其迴五千里

上有神人居 山川異百異 風俗如三吳

仙官示狡獪 百丈神千軀 世人尋地脉

弱流壑較壺 徒聞羨門往 漫役君房愚

孰為靈仙肉 乃是尺寸廬 燕坐吾玉几

天游我非車 揮斥九清表 飄然隘中區

豈達知大小 識無真

鳴鶴軒記

道士徐中孚居錢唐宗陽之西廡嘗從游邵菴虞先生先生名其軒曰鳴鶴蓋取諸易中孚之繇也而廡陵歐陽太史又為記之繇之義盡矣又復求余文余聞鶴之鳴亦多變也已其鳴之信則警夜分鳴之遠則聞九天鳴之奇則晝夜六時中律呂至其鳴之神則空中諸繫繫之詩豈真鳴內和外見象中孚之義哉抑余有感鶴

者不能不為中孚通也唐光祿詩人嘗憐鶴以飽食易天
真互爭為雞鷲前狎羣鳥為之內東大夫軒遂有祿位則
五音沉乎其無聞矣嗚呼利令昏非惟吾之物為然靈
禽亦爾中孚於鶴其幼飽之過而昏其靈也浮丘伯曰
鶴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鳳凰且共鳴聖人之盛中孚
學仙者果爾其有將而見其鳴聖人之盛而余
六百年之後也中孚其能以長年訣受乎

玄霜臺記

雲間劉煨師某築月臺于廬之西曰玄霜請於箕尾
叟曰幸先生費辭以記叟曰生物不射以臧天造化之母者
吾取夫太陰之精太陰天地交媾之先數也在卦陰含易

坎象也坎為月中一畫真陽也萬物之生資此而後成故仙
家指為玄霜玄天也天地初交生物之始猶未離夫天故稱
玄霜見霜也如玄露初凝如絳雲漸積如瑞雲不流蓋元
氣結成純乎生之之其結之為霜化之為液散於萬物賴
以成實是故木有三錯則為出紋之則為水坎津也未得
水以行曲宜之性無水則枯矣木有三減則化土離象也
真陰存乎其中水道也土無水則地脉竭矣金有三擊
則為火鑄之則成汁水象也金無水則不能從革矣天無
天無水則不能而地無水則不能雲人無水則神契天
下之物無一不資夫水之位於坎高於月象而為玄霜
非至精無以造是玄非至道無以凝是玄彼日繁霜則

盡零矣霜夏飛損物以行肅者殺謂霜之名則可謂玄
則不可故玄也惟太陰之精當之吾嘗登是臺薄苑上覆
曲欄旁植空一窻以接太虛之境淡方寸以生魄之際化
槁木之形如玉毫之相吾將與汝蟬蛻穢濁而游于太
清矣子能從之乎是為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天風海濤樓記

吳閭闔之西其地清曠平行去海僅若干里有築層樓
與海湧峯之小吳軒相埒者其主或招海內豪客燕處
其上八窓洞開近見風濤汹湧在足底樓若浮而逝也
至酌客以酒曰景若是能無言乎客亦醉酒於主人樓
燕名主曰未有以名敢請家遂稱天風海濤主以為然并
以記請客曰壯天聲者風也而不知大塊之噫者聖也
壯地險者濤也而不知曾瀾之積者信也故聖於陰易

莫如風信於晝夜莫如濤風之生於天執之而不得遂
之而不及惡究乎聖哉濤之出於海禦之而不止激之
而不回惡察夫信哉天地噫而為風陰陽以之鞫萬物
也江海積而為濤晝夜以之準萬古也風之聖濤之信大
矣至矣及風天與海濤相薄也蓬蓬然起歛乎上囊
瑱乎太空不終日而萬里若一磅礴相射與激水之
濤相軋吞天沃日走猨貅而吼犀兕獸駭于野龍拔
于淵極天下之神觀無出此吁海濤不揚而安乎淵靜
大風不振而安順乎和委天下之神觀曷有焉惟人亦
然厄於窮巷逃于深谷患難奸其外煩懣忍其中然
而厄與鬱相遭而激諸意氣之顛顛發諸悲歎之感

慨而天下稱奇曰丈夫士固不可以無奇也而奇不生於
奇生於變故不覓變無以知其奇不覓奇無以見神也
嗚呼戶牖之

錫老堂記

華亭環南六十里為西川有老人曰殷純父氏者年八十
餘無日衰憊態老人失子而得女二其長債曰顧審之
氏居老人甥館以終養且名老人燕處之堂曰錫老蓋
私賀老人之年高而假魯人頌禱之詞以為意也吁養
外甥舅氏若審之氏者亦可謂恭也已矣審之以老人之
姪孫奎受業予門遂因奔請錫老記予讀魯頌泮水
之章其詞曰永錫難老順彼長道難老者難若出於

天錫不知固有難老之道而有以為錫之耳故曰順往長
道老人寔以之老者既無多男子以怵其愛憎家又饒樂
素無服食窘其寒飢又求清靜術樂之道棄夫噢喜愛
悠朝市之勢要聲利也皆其難老之繇而詩人所謂長道
者抑吾於老人之錫者有感焉者昔者宓戲晨蓂氏之民
暝之躔：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氏之民職
：植弗天是以難老後世之俗不然則文之煩稱也機譎之
互誦也百狀俱作萬怪橫生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
疴夏霜冬雷回不繆籙是以有父終其子兄終其弟者求老
人之善自養夫長道謂黃帝堯舜氏之民兆歟今 聖天
子疾民之偷劓偽還淳思納斯民於春臺熙暉之域以黃

唐立憲格于上下旁通于四裔四裔之民不言而自化錫老之
福且家至而戶達何膏老人氏一堂而止哉吾將與人聯首
並几酌春酒堂上彈琴吹竹歌上古大庭氏之風以待逐
俾奎復于老人刻諸堂為記

江聲月色樓記

浙江秋濤之壯秋月之英相上下月之英至秋分而極盛濤之
聲亦至秋分而極壯濤與月一氣之得故江聲月色為天下兩
奇絕也江及流溢而東南行其溺為湘湖之陽岐壽諸峰
戰而筆立腋江肘湖而襟諸峯之秀者則韓氏惟新之樓
有焉元統元年秋惟新氏嘗觴于樓之上請予名樓予命
之為江聲月色而記則未遑也惟新氏去世且十有餘年而

其孫奕來從予游猶知致祖初志以記請嗚呼世之言聲色
之樂者有矣楚眉衛殖春韶月秀狎憑而旣茵爭憐而競
悅悲絲烈堯朋從旅進鳳鸞嘯而鶯燕鳴引霓而諧調者
若出金石此世之所謂聲色而人々之甚欲者不知甚欲必
有甚惡故曰狂天樂為智士哀為然則聲色之寄於俄然
漠然之物而无其甚欲甚惡之累不為樂之至也哉今夫江之
聲實以潮鳴乎天下其疾而哀也如風雨其突怒如雷霆其
却而遠也如松風笙鶴人不以為聲而為聲之至也月之與
潮相得而勝也其動如銀汞其起如金城其鋪而平也如
積雪十里人不以為色而為色之絕也茲非悟其妙之微殆未
可與耳遇目觸者同日道也吾留吳下久不見江月確觀

秋且分矣業將與生買舟大泖口泝吳江抵海門夜泊湘南
據胡床樓上以攬有樓之奇觀曰聲曰色探天地之大祕藏
也則凡天籟之有聲皆吾韶鈞天文地象之有色皆吾之西
子南威也嗚呼樓之聲色若是取之無竭用之無禁而嗜之
无荒是真樓之大祕藏而爾祖之樂以終其身而且以遺爾子
孫傳世之玩於無窮期者乎生歸試誦吾言於父兄間爾祖
有靈必以予言為信

舒嘯臺記

雲間謝仲允氏甥館在石湖之陰館之左个植花木為築治
園堂其中命之曰舒嘯名客至允必延致于是今年春嘗醵
于軒酌酒酌為予作蘇門之首且以志請按說文嘯者

感口成聲也古詩人以嘯與歌亦言則知嘯亦感口之歌
耳不無五音之協五音協則金石絲竹可被時久出名姬
童鸞者佐酒吾將以玉笛尋其聲座客擬馬相如為樂府
命之曰紫鸞回然采其音付童鸞歌之以備晉成氏子嘯聽
之闕也雖然吾聞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宮荒則君驕商
陂則宮壞角亂則民其怨嘯協於宮使子聞之溫舒而廣
大協於商於角使子聞之方正而好義惻隱而好人吁此乞
之心聲也不知代之君驕宮壞而民怨也第未知聞蘇門
鸞者亦有是吾人不知其心聲之得則又焉知其嘯之舒者聞
敞和平不塊晉處士者聊抑子聞劉越石在晉陽清嘯胡騎
聞之懷然而退嘯之感人者又如是在今西北之寇閉塞關梁

先能以越石之嘯慷慨激烈者使風雲動搖煙塵粹起又孰畏乎關梁之孽哉先勿斬是擬相如者又當作爲出塞入塞以繼短蕭鏡之曲也嘯之舒哉不亦題哉

讀書堆記

予入淞首慕顧野王讀書堆者在亭林蒼翠間未果往也上海輝慧自稱野王氏后介其師去東老人來請曰居之左个闢室蓄古今書數千百焉貽其嗣達妙襲名於讀古堆敢以一言以記。未及今年予遊鶴沙順流下黃龍江抵滄海觀滄泊舟古精藍下主僧出肅容迺慧也見其二子即妙達也夜分張燈敘舊話遂爲授筆誌書堆夫書之能藏者不難能讀者難能讀者不難能用者難也書藏而不讀與無等

書讀而不用與不讀等張茂先藏書久世乘而茂不善厥終
李贄華載書數萬卷亦無採於僂身非有書而不善讀；而
不善用者與代之衣冠家有積書如祕府至再世三世惜與書
隔甚至售為聲伎資吁可悼也已若慧之書堆高潔亭林
磨水火而堆不毀經兵革而堆不遷便連也妙也又能翱翔
於堆窮探力取以為脩業地非書之善藏而有善讀者歟
第未知達與妙之善讀；之善用者何如耳宋聰道師善
讀書一覽即書人叩則曰書貴行復何讀此方外士
讀書法也惟二子以之至正二年夏四月廿六日

夢蛟軒記

有客三人者過夢外夢道人談夢一客吾夢為玄駒一客

曰吾夢為蜩唐一客曰吾不夢達魔而為達魔者所以夢起目
歌曰巴中老人靈仙橘化為達魔無處覓隨風一夜到漆
園果入南華鬼無迹蜩唐者亦歌曰腹育出尸出宮風為
食芳露為飲月令老翁候我占識候能鳴復能瘖玄駒者
亦歌曰大槐玉臺：九畹充州一怒成鳥合有時東海去觀黿
焉能死我鮫、甲道人曰夢玄駒者志富貴者也不知緣几
登至尋人飲食而有焚如之椽富貴何在哉夢蜩唐者志清
高者也不知吉羗執弱而搏其後黃鵲又從而利之使漆園
丈人捐彈而返走清高何在哉惟達魔夢我者亦不知我夢
達魔則志於物化與物忘彼我殆與造化游與大道冥者也
古之人得之者惟南華真人也予弟子文璧氏持縹文冊

來曰此某夢蝶軒集也請先生一語遂書此以道之夢外夢
道人者會稽楊維禎也

真仁堂記

雲間陸和伯自其先公某五世為良醫其藥區為真仁之堂
未得儒先生之言以記和伯因子友呂顛之氏見且請記夫仁
一惻隱之良心出於天而素無偽者也然世之行仁者則有
誠不仁辨也梁惠王移民移粟非不仁而其心在於闢土地
則非飢民為也宋襄公不禽二毛非不仁而其志在於求諸侯
則非老人為也若是而言仁君子謂之偽可也仁之誠者必
若禹稷湯武而後可禹視人溺如已溺稷親人飢如已飢湯
不忍人之塗炭武不忍四海之荼毒此誠於仁者也吁此聖

人達而在上事也和伯不仕者也不有顏子之仁乎顏子願得
明主而輔相之其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此顏子之仁未達禹
稷也故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陸氏世隱于醫而其
仁之真積者當厚矣使繼之者有一念之偽則豈得為真
仁也哉和伯學岐黃之外習吾聖人書能克之以顏子之學
善無伐則善無偽矣勞無施則勞無偽矣無偽而仁有
以同乎天下矣老人之老無以異乎吾之老幼人之幼無異
乎吾之同胞兄弟也吁其為人也誠矣至矣雲間之疲瘵
殘疾困而無告於人者尚有出於陸氏之仁之外歟夫子語
顏淵曰天下與仁吾亦將屬和伯云書諸室為記

海峯亭記

吾鐵門有貞秀峰者其為人爽朗有奇氣玄格高情
恒在物外每登高遠眺若見東方生所稱三神山歷
眼底築亭鳳洲上名之曰海峯余遊海巫山生邀過鳳洲
登其亭與之談仙家久視事因以記請按東方朔書謂海
之東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周迴五十里隔弱水三
萬里非蜚仙不能到畜是則三山不惟不可到亦非世眼
所能覩也錢惟演賦遠山詩有秀出海三峯之句亦想像
而賦之耳惟演不能有諸自貞秀顧欲有諸亭；果有海
峰乎無也秀曰吾得海外三峯奇觀於眼之所無者求
於神而不求於迹也此非道與神合心與化并者不能得
之得之則海峯不在海而在吾亭不在吾亭而在吾方

寸藏密之地耳。奚知有三萬弱水之隔哉。予聽其言而錄之。座客有誦海峰之謠而緘之琴者。歌曰：神峯在何處，雲在東海虛。下負玄龜首，上托羣仙居。世人尋地脉，弱水墊輕羽。高人坐燕上，天游以蜚車。揮斤九清表，飄然隘中區。嗟呼一蓬粒，貯在壺公壺。并錄為記。生名沐，姓錢氏，自號瓊臺仙史云。

靜學齋記

吳人張氏性之以岐黃氏之術為學，而東陽柳先生扁其燕處之齋為靜學閣。三年，自予宗伯振君求余文為記。予叩靜之說於岐黃氏之書，性之曰：為懼，無為，似，婉。

然從物與時偕行譚而不治是謂至治非靜無以得之也乎曰此非君子之靜學也諸葛武侯之言非靜無以致遠又曰躁不能以理性此靜學旨也靜句躁君也性之其有意於理性舍躁之君治之以何哉性無有不善理之則從亂之則凶性從必生性惡必歿自然理也性之以政黃氏之術務於生人靜學之地其必有得生之本者歟本得則道無不生矣雖無抑吾又有進於是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之初不容說也愚者昧之聖人復之為大道之宗萬物之本也非虛無之境寂滅之鄉竊之冥之之物也感而通之靜之微也動之機也嘻使靜而不機動也矣以資生動而不根靜也矣以資始老氏之言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蓋與吾言性者近矣性之既知靜學以
理之復知靜根以機之黃老氏養生之道尚有大於是者
乎唯遂書諸齋以為張氏靜學志至正七年冬十月
初吉記

游菴記

古者四民各有所處士處閭燕工處官府商處市井農處
田野毋使雜居見異物而遷焉此四民之居有定止而業
有類能也後代民始有出於四業之外者則曰游民游民
不得容於先王之世而後世縱焉此四民之有專能者寡
矣予方喟於是而容有以游菴為名且徵文於予者曰劉
子與氏也子與以居無定止而名菴曰游其子與之不幸

不生於先王之世乎抑幸而不生於先王之世得不專四民
之業而由於游也子與氏好學之士也以游自由而不得比於先
王之民是棄人也烏得為士乎子與之游其居未嘗游其
業也蓋子與幼時侍大父居其所長而侍父居其所親殷而
廬穴今又徙秀之廣陳所未知老而歸也迄今于何所望之乎
如得屠人之寄四方仲尼固曰東西南北之人也此游菴說也嗚
呼感施直罇蘧蔭蒙瓊侏儒扶盧矇矓脩聲聳曠司火
古者疾人猶不致於游而且為官師所材而職其能若是子與
氏鍾美天質懷抱利器而又敏於問學其官師之所不裁者乎
不得比於先代之游民而棄之也詎矣惜吾位下官弗遑稱
似其人也故重言之

五湖宅記

海虞繆仲素新治鉅壘列几格置琴書其中葦床茶竈相
左右容客可數十人時遊湖海間且命其名曰五湖宅吾嘗
與之讌是宅于其區之上仲素將觴有請曰吾宅五湖條東
忽西動而未嘗動止而未嘗止實玄真子之隣也曾不知世
間有百萬買宅之宅先生既止于宅得無言乎予笑曰異哉子
之宅其宅也今天一畝之宮一區之宅必相陰易度原隰未聞
卜以吾因子宅有感矣王侯邸第之相甲也其穹焉如天深
焉如海食客數千百指粉黛之人填樓而相國風雨不動安
若泰山自謂享於身傳及於後之人無窮也而近不十年二十
年遠不二世三世宅已姓於他矣豈若子之宅若動而能靜若

危而能安若適而能遠而且免傳舍之累也哉然物莫大於
宇宙而尤莫大於心善論心者謂之寸宅拓寸而大天地不
能容太虛吾室也八荒吾庭也日月吾扁牖也視予之宅五
湖一粟而已耳子之四海一區而已耳能由五湖以卒返斯宅
也居其居如鈞天廣居下睇地間渠、夏屋真蝸殼哉況
湖之一粟乎仲素憮然若有所得醜酒臨風起而自歌曰水
之國兮秋、水之宅兮浮、招立真以友兮鷗夷之與遊又歌
曰太虛兮吾序八荒兮吾隅居丹臺之廣居兮吾不知宅之
所如併錄為記

書題附

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

契世則以所著烏侯梅前州政績碑示余中敘禦寇一事尤
詳余未識烏侯而世則之文可徵也因撫焉嘆曰自罷侯置守
而吏之識守土義者少矣古者諸侯分土受之於君傳之於祖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郡縣一裂吏卒三歲一易疆場有變輟
望風引去聞有與城社共存亡者非出於其人之天性則學問
之力也烏侯奉 天子命守梅城教千里外眾委敵而奔而
侯獨誓與城社共存亡外攘虎狼卒完其竟往來羅李二
寇弄兵南徼至動三省兵禽獮草薙而後已使守汀漳更
有烏侯者在焉則又何致狼藉城保為吾民荼毒哉子思居
武城有越寇至盍去諸子思曰佞去君誰與守烏侯能為子思
之所為其亦有得於學問者不誣矣推此節也為畫邑之蠟雕

陽之張平原之顏扶整世教以利國家者固同一義也烏乎烏
侯之志節其可畏已哉文士頌其績者衆矣而守土之義未
有發焉余故特發之至正十年六月廿日書

書錢氏世科記後

爵位之禪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及三葉者寡矣豈非
爵位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濟美尤得於世德之至難者乎
通川錢氏在宋淳熙迄于咸淳四世以經學領鄉薦者若干
人擢春官第者二人世科之感猶未艾也而又有經學領延祐
丁巳之薦於是入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澤何其長也歟
吾聞鄉人俞日華氏曰錢氏之先曰聲遠公曰景高公者皆能
當寇盜時守衛其鄉又力城通川民免渡江避兵之患其鄉

民刳于今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
之常也雖然今觀世之顯子孫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蓄于身
以及其家者多矣則固不若子孫之文且賢為顯為可人也此
余讀錢氏世科記而慕之又為之署其說云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601780